謔菴文飯小品

諧菴文飯小品目次

卷五

序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奕律計四十條

謔菴文飯小品卷之五

山陰王思任季重父著

孫王藩錫康伯父訂

序

淇園圖序　圖冊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肩巉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鬢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采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部

秀冲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
居郡中者有八而葭最能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
姝抱雲笙月鼓一簇太真者佳至葭觀止矣葭腹有
招提是吾家逸少宅而肩頂閒爲相國呂文安祠誦
古柏行祠下低徊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築墻之
暇薙蕪擴隙搆園讀書圖之而命名曰淇園遜予敘
敘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圓人意者而惟山水之
緣定多缺陷生長乎原一望天盡塢不尋丘穴溝借

瀦，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日聚糧，至則輪饑蹄渴，酒盡肴枯，不須臾盡，先懊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有於日而後於夜，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摇，城闉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覗木，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峨峨兮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惕，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偕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

關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冰石拔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需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聚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挑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之所跳盪以栩為馬而窮辯鷲岫竟日賞心以亂

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
匪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第往長臥而無非類若
人之呵夕焚晨鍾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俯
萬戶則獨覺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籙盤
盂熬丹脂而勝鼎印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
而當友雞犬吞玗實而成仙此詎非美箭氏之福耶
吾越中居者仰屋行者辯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者
有目見山而心不見者美箭躍然作百尺樓想而目

供其身於丹峯翠靄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淇園更爲福地可乎或曰命名淇園蓋託於有斐之義乎謂竹之義從箇淇園有萬箇而後謂之猗猗美箭廣四筵而無關入以其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然章焉如是則予猷能徑詣而嘯者淇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劉雪湖梅譜序

天下有必傳之心無必傳之人何也心可以入萬世

而人必不肯出百年試擺列一世之人摘看之心平者逐無涯高者命不朽誰不鑿七竅而開四靈至百年之外其人與心俱血俱土也有熒然一點如火之傳薪者無幾也不知莫大於聖直精神任之莫逮于鬼直思慮通之天下未有至焉者而心爲至有至心斯天下有至人也心不至則人不傳則天下無不傳之人而多有不傳之心也山陰劉雪湖少時見王元章書梅而悅之至忘寢食學之成遂負笈買履走名

山幽壑遍訪梅花之奇盡得其情態無日不吟無日不畫遂不知老之將至始爲以元章畫繼爲以梅畫迄於今從心所欲或以雪湖畫或不以雪湖畫臚脫神飛墨停三日而淋漓之氣不止曾有廣文嚴某泛舟展視其圖值花蝶翩來依依數里許又曾畫倪中丞之壁越半載蜂食其華殆盡化則還天誠能動物一之至也雪湖嘗告人曰畫梅以韻格勝夫韻在聲後格在局先善歌善奕者可知而不可解卽可解而

又不可知雪湖直以梅知之而以畫解之此其心之獨至千載而下有必傳者也者梅譜凡再四刻俱爲好事者攜去性既孤高而家貧不能再刻無以應問奇者予偶還里中訪雪湖山房則鶴髮鮐背兩瞳子如碧照而神甚王方高臥梅軒之下猶在杜機冥契間也出舊稿示予予爲刻之於姑孰官邸共詩卷稍爲次第餘悉仍之以昭厥志人共謂雪湖得梅之趣而吾獨謂雪湖得梅之苦人徒欲傳雪湖之畫而吾

懸崖曰顛與別目前推天分生

獨欲傳雪湖之心儻從此有如其歌奕之悟以至心而心傳焉則是梅譜乃導師也

鄒五從聽石艸序　時藝

肉氣靈活俱從竅出竅之最急者曰聲而不審聽明孱知以聽爲兄乎聲者天之所愛吝也昆蟲得其一二鳥獸或三四焉而人得其億萬聖賢得其不可思議者以爲聲聲之主脫口落墨即中律度一部四書聖賢無聲之聲盡傳於此世儒若功令剖聲爲題又

認題爲字但能視題不能聽題此所以無高文也鑫卩鄒五從未壯取高魁予旅居盧阜之下傢刺見投一接見之玉樱竹柔豪雹陸離徐對之温温抑抑幾坐我於玄風朗月之表意氣㸃可不介言深出文字一帙見示搏奇挾妙瀝神攻髓豈當日生長鄉繇親聆謦欬有宿世通乎何其聲之相似也不可思議得此一請遂倜人世思議之路吾不知五從之耳何以錦涧至此鑫卩石鐘山被坡老指出非風非水非石

非姿乃盡鯨鐘鳳管之妙。五從籬落間物。或者有得於斯乎。稍未爲名題聽不艸以歸之、

許玉史近義艸序

文而曰體。文從體出也、自破荷以下。皆體也。體莫正于人。而人不易正。則相與散而逝之。逝而遠之也。國初之文。傳人之貌。成弘以至隆萬則繇貌而神矣。萬曆之末。俱學傳人之影。至于今傳影不得則起而傳人之夢。益惟傳人之夢。乃傳。其肱。乳。目之夢也、浸假

得痛哉

快文波瀾忽作止變不偷

[illegible]

而身長千里爲不飲不食之燭陰窮竟歸于混沌者
目不施手足不設而猶以爲未極此非作者之罪乃
賞之者之罪也何幸有玉史先生毅然獨出還其胎
而正其體緜蓤而收之于影緜影而存之以神緜神
而肖之以貌取法王唐旁裁田鄧鼓吹郝李大言名
理小言笑啞具從癡靈生動以至相好端嚴靡不可
模可仰此其才不欲爲鬼魅而以人統覺世者眞孔
眞孟在是矣文章之若豫章齊魯更甚而近日三吳

亦中其魔凡事天下效蘇人獨此道蘇人不安其自守溪先生尚在玉史到關明日先遣太牢祀之

醉白旅艸序

混沌之界原有一大縫在五色之目但見霧雨胃脈須臾悶熱迷人也名醫鍼地淵若車輪若只從肉骨剌去則痛而不癢矣今之爲文何以異此稱李文小自賦高孤冷識具靈令讀未曾有之書見未曾有之人游未曾有之山水吐飲舊新鑄陶玄妙能於聖人

七竅中取其最先發聲之孔始爲箏笛漸發其鏦錚之則雷喧海沸他不具論所爲醉白旅艸僅數言耳槩槩落落離離昭昭帝何以帝王何以王公何以公相何以相頓使煩悉畧雅之景晃旋動而紛紛端相與危言正色喜少長多若尺幅上開幾生面者所謂從縫界中探出神活也如此者方謂之善讀書若徒癈記令女兒抄出不過一繕寫之工也而奧義無所發明輪扁不從旁糟粕之也乎

徐耳獻曰敢王安道華山記文敵湯義仍昆崙羽于一派澎湃氣溢令我輸心甯有之謂大業不其然乎

盧青州序

山乃形乎曰非形也氣也從天飛下不從地上也何以知之山遠則青是故氣之分墮矣余從江上過馬人峯歷紫牛磯望見廬阜青入天表橫亘出藍之蔚蓋華國分野吳楚居平故山川之氣鍾於天者更青而青氣之酥醍精鑿則又鍾爲文章秀特之士以敵江州數百里大有可人予曾見其人併閱其帖括之義因憶廬岳郎二篇大好文字請啟塵以聽頭腦東

是一篇廬岳丹經須在鶴背上頂方知此言穩觀之妙

洪撑漢不畏有如五老之峒傲自雄者乎千百人擧椎僉突兀然一見李公子便自不同有如金輪峯之矗裏稱王者乎玉闕金鎖走雪流聲有如棲賢三峽之幽英冽爽者乎火藻鍊鏑木槎犯斗又若斵搠非指石浪花綢有如九青峯之錯愕不倫者乎不飛則已飛則冲天若有大鵬萬翼剪廢有如漢陽峯之障空玉界者乎酌斟元氣獨讓壺公有如含鄱嶺之囊括萬頃者乎夢外靈境偎亦賒來有如月宫山相思

淵看三疊之瀑倚九疊之屏乎一道明河青山界破
下走玉淵艸根皆笑有如開先潭上之淒傷近人投
足可狎者乎劍關戟壁秋冬之際錦丹紛綺復有響
泉訴過萬年松骨有如上大林水口之妙續閒風者
乎漆堞皴雲珊瑚濯霞淇濤大海盪浴樓帆有如石
門鐵船之怪傀險精駭我心目者乎哀梨火棗留液
融滓但一沾唇腋風習習有如谷簾泉之邇茸幽澹
者乎凡此皆文字之至妙者而總其說曰青青乃生

物之府物物得青則意俱物物物矣諸友生之文奇正偏全各極其致予不退家印而戶合之然指出數則以聽其自契夫盧惟青極故會戰五嶽肥膀而還諸友生得其一體出以戰天下必有青眼人爲知已且謂千言不謬題曰盧青艸而以數語弁之

小題怡贈自序　家大人一生苦心皆曰獨得之技善觀者於此序求嚮法華亦未必不領其妙也　兒鈞起識

有髮師教小兒作對月圓一兒日星滿一兒日風扇風何以扇日看纏師大笑是兒苗髮聽鹿弱冠探花

爲學士星洲者壽矜耳宜和愛書題傳殿官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無當意者一士人上奏畫二少年一老人金轡走少年仰顧老者鞭指其影袍袖飽風前鼓此馬尾鬣蹄意俱拂往恍焉迹有聲而不可止也稱旨賞西錦三疋王實甫草橋驚夢以孫飛虎白馬將軍相廝逐不明不了妙甚此從漆園蝴蝶蛻來予在雲間見一優兒作鶯人夢着淡色衫掉兩臂濃粉塗朱得一鴉帽似周禮之尸此描魂遲魄手也吳

見開紙乘取極上桌王積新論棋全流為緯侯贈泰
青之歌音節而韻方轉凡此皆文訣也孔孟語言無
有小處大題小做小題大做題外生文題中歸命一字
部縮入一章一章縮入一句知是者吾與之論文矣
但大題可以逃敗鄉愿居之小題可以見才狂狷居
之守溪荊川昆湖鶴灘鹿門思泉諸老常樂齋之蒜
從狂狷請中行者也嗣後岳陽儕鶴海若鹿泉西銘
葨之一楚望寫王諸君子互出旗鼓各極狂狷之致而

醉李黃葵陽先生延漏仲客名師教其幼履素復徵余仲之大集新舊之藏須之教而示之的以為能小題即能大題矣履素家學異質文心藻秀而予則朝氣蝸蠻多所杜撰然每奏一篇先生輒呼叫可見可見他日名世猶記虎豹犀象作出長安喧沸正孫榮提刀十三歲也倖第後以松龕集行海內尋有及幼草有痒言有示兒攻兒諸稿皆予所自怡者茲老矣俱合刻之念胸臆作事嶺上白雲人所共見私我廳

玄宰曰家二郎歸正與前夜粥與把笑必否爻看此序

戸亦覺不悅不怡故欲人贈之而人怡之也若人贈之而人不怡則還我自怡即以贈我亦未爲晩不然前輩成巳成物之心何居乎欲小題怡贈之意如此

青谿儒童小試序

青谿令季孝秀才之即季孝儒童易爲乎儒童有季孝也曰附於秀才之考而有季也曷爲乎附於秀才之考而有季也曰季孝爲正考地也孤寒者於無隙要之中過主於巷而高明之家欲其子之齊語別

而置之崇嶽之間也羣英畢至少長咸集約二千三百有奇於是青鞵令出理題試儒出枯題試童由一理一枯之題以試可儒可童者而儒童之技具奏膚彩下射虎氣騰上不守父師成說而獨寫靈心者首拔之紅霞擲玉月香秋生未賜天廚之珍而亦不食人間烟火次拔之筆下有文胸中有字五官勻稱六轄輳停是若心用意之客也再拔之而或丈瑕尺瑜小爾大廚月下未必超超將來或嘗了了終拔之於

是青谿令又爲之點圈塗改取其最僊者如干篇附錄於秀才之後覺青谿秀才之文固好而儒童之文又好甚也或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豈其父兄不如子弟乎曰不然美婦遜女良玉遜璞蓋自古記之矣

塵談序　可惜此子雖不滿而實與之

司馬漢章會稽才士也爲人塞而自通其豪意在足其神意在肩其文意在垂眼歛吻之間旣爲淸白吏

子孫日進維萊二篋勢不能多欲而升合精神卽有欲亦不能追欲以故他無所事事第下上古今書籍追其思路於帖括中乙卯浙試七篇如峨山雪半以知仁破有下襲水土之語不及格而觀者傳爲艾子予與錢仲美不之罪也人而有海目方可視江河彼且爲池沼以囿我而遽波立其上焉僅其不駭而去哉今漢章游晉陵時示我文靈杳孤詣心花綻鮮譬之蚌璧生珠入手月動然猶恐其矜而夜行何者人

駭之心俱起於巳有玲念昔王麻奴持悲栗訪尉遲青曲終汗洽其背尉遲領頤而巳曰何必高般涉調也試否平氣持之蕤賓鐵自當從芰荷閒出請以此質之晉陵蕭君子

詩三四房選序

閱文如聽味濃惡柿若厭菲惟均菜在肉邊則菜勝肉有菜意則肉佳雖云舌端三昧而物理應自如此至於文章何獨不然正欲與子姪等商兌頤卦而友

生以詩若而房丐選一切醯醬桂蕈皮毛髓汁俱命

玄水汰盪篩賞其先天之味最清最厚者養脾悅口

而止夫義所同嗜下筋便知固不必杯盤珍錯走馬

取天花而苦酒試龍鮓也海內有揚符則近出師曠

之上我爲段丞相老婢而可乎

小題鋭序

越中輿地繡錯直通閩風靈碧月來生氣愈出予毎

以一日之長不辭形穢往往題於珠玉之前亦既倦

丟而因以悟文者　門人陳錫祉識

濫久作鐵門限矣而門人沈爾燝唐伯文輩以所刻小題銳徵言或曰此毛遂之錐劉章之劍孫策之矛太史慈之戟少年塲鍔不留人耶是不然文章之祖必本於火火之精揚日藻天而其體則銳分焰重英不可窮邇文之至也由用效之得銳者勝則有鼎湖長空華不注兜卓桂林千笱匡廬五老諸巨羅剪峯一望而刺矑礬骨矣蒼頡書成鬼神夜哭中山兎長咄咄逼人是錐者火之子而銳之先也文章不取銳

將鈍漢是可兒耶雖然鍼有青蓮校林有魏收悉從鈍得鈍磨淬之極天穎自標不則棘猴之顛將何作削狂蘋之咒但有一螫巴耳而又奚取於進之速也諸君文具在錦胠秋眼一鴞蔫矢所向無前而中堅後勁俱妙能夾持之海內行行且當避其作鼓之氣而吾獨服其不二於鈍者如此

墨鐸序

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也周易人易也固也人易之

李贍叔曰健老以文

戲然奇
藴肺腑
忽寫來自
更妙在
題
乃以今文
古文肯綮

言精由今觀之止有天易而已人得父始生天者人之大父也五經言人事俱本於天書歛若詩於昭春秋繫王禮太一皆天也易者天之統有一字言人不出於天者乎顧言天者不備不如天之自言天之自言聖人是也人脫天殻以來憒然如孩昏然如醉臥人囈囈不知其父卯爲天目汨其淸明之體殆盡而止天圈一太極人可窮矣而不窮天於是倩庖犧爲指犁然畫卦人可窮矣而不窮天於是開文周爲目

巧心濬發出蒸吸漱然大手筆也門人諸長肺識、

文以目諦之周以目成之而人又不癖天於是不得已勞尼丘爲舌至尼丘以舌從事而易之蘊涵若故詩書執禮不妨公之門生而至於易則尼丘獨取之不欲逝其曰五十學易匪贗也以爲知命之年必某也可庶幾代天言云爾一日高坐杏壇韋編三絶之際喟然歎曰文不在茲乎此時尼丘洗心於易內洽淵微外動謦欬皆易也則皆天也不知何一封人驟見之曰道在是矣此天之喉舌也歟哉胡不生之於

晝而生之於夜也泄之魔不厭倦則覺之聲不厭煩
天勞之者乃諄諄然未七十而如八九十者乎鐸之
恩亦過半矣尼丘歿而鐸傳於卜氏卜氏歿鐸懸之
不傳施讎孟喜梁京費鄭輩出而欲攘之然皆落象
數之倍倍各得其片響鐸終懸而不下程朱出鐸大
第復振　高皇帝表章以四易試士一以傳註爲師
鐸乃如羌鼓禹鐘雷鳴獅吼於宙間蓋嘗紬審尼丘
之鐸其輕重緩急抑揚之節音猶在耳於元亨利則

輕之而於貞則重疊於吉則緩之而於凶悔吝則急也於屯蹇困否則以輕且緩者揚之而於豐臨豫泰則重且急而抑之也故鐸之義在音音之妙在手惟聖通天有言即命不然安所用金口而木舌乎則此數百首墨義由音響遡之程朱兩先生由程朱而遡之卜夫子以上遡於尼丘羲氏對越昊天誰云文章小技可以瓦缶棄之也此王君遡鐸墨之意也

來香社草序

李廣之軍。苦不能射。屏居南山下。縛沙爲左賢王。置五十步。以黃肩擬之。三月得其腹。十日得其目。一月而得其喉。得腹者共飲食。得目者貂。得喉者與金。則與之矢十金。俄而賢王之喉矢無集地矣。金愈進。步愈舒。右北平之役。□以此逃去。人知志一可以動氣而不知氣一可以靜志。志至於靜。則思無二格。靈有專門。天下至巧至妙之事。皆氣以先之也。近吾越中舉子業稱極盛、而秦晉社諸君、又最人握奇篇、僉錄

燈竟讀之如聽雲璈如摯大荒如遇寶青雄貝理必毅聲言恐口先何英人之物勃也夫氣之所往在紙紙立在字字飛此自諸君餘勇而抑如故將軍之所以射乎没石之技起於射虎射虎之技起於貫虱視虎猶虱則無全物視虱猶虎則無空物志氣交兢之時不可以先後論也射有似乎君子其將然我也耶

自怡篇序

文莫妙於天天之文何在曰其靈在空其健在轉其

骨在青其精在月其韻在雲與月其采在霞其叫號狂怪在風雷而其變幻詭戾惚恍合離不可想測處則在雲是故諸象形聲俱有定執而惟雲流今古曾無同局兵家言韓雲如布宋雲如車秦雲如行人蜀雲倉囷齊雲乃絳衣此神其變之說而以常惑之者也乃所以幻之也但雲有眞體觀雲有術必觀其心蒼鷁金翅赤雕五色雖爛焉卿吉吾覺其阿閃而躁險是白雲之輿春容澹漠其行浩浩其留閭閭膚寸

而令不祟朝而遍天下荀氏所稱友風子雨託地而游故是多也是將無心出岫育羣生以還六氣豈僅僅嶺頭供人把玩哉與之以此名其篇蓋寓跡於冲而意實不可一世云爾雖然此大物也持贈與人亦大不易有緇雲氏起則文命之候當令入房如其不然寧暫攏之籠中毋據貢於艮嶽也

著壇搜逸序

先將王司命一題了了高懸如燈謎待舉子打破敢

青錢去踰時試官借舉子文温題目僨聽物價真正方高下也迨今日則一揣摩一求索兩人相攻如模盲絆則怒擿則笑而已予爲童子時讀先正文俱確不可易即如君臣一題瞿昆湖金星橋王荆石各正性命決不那借看其破題元必高於魁魁必高於諸進士而當日寥寥小原以破題定甲乙帖括名次具在可覆而按也蓋嘗論之掄文如選色其面在破其頸在承其肩胸在起其腰肢在股段其足在結束其大

體在長短纖肥神態豔妍若遠若近是耶非耶之間而總之以面爲主面不佳百佳費解也豈有不能破面而能文者乎雖然面難辨也亦大不易識貧鰥躁士得粉郎帷見爽光亂髮之際便有決驟唐突之意此惟眞能好色者方可以別色也如第鶯皆肉一首三十六宮平康北里無不可銷魂者豈知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乎吾因張亦寓兒弟之搜逸而一及之亦寓日西之久矣被誰老一口道破怪哉

顧水心曰論文論色不作二參才難色難不其然乎

姜仲訥曰
談文微叙
其人持此
可以榜侗
余驗矣

尺木堂藁序

巽倩占解頭十日、忽厲易主司不懌、輒多其房額一人示鬫褊、如此重巽倩、然而巽倩不以此重巽倩試必首其偶、其偶必心服、而是秋牘出偏師直擣、人人許巽倩非平日、巽倩不以此輕、巽倩未入棘、聰就予呼、盧雄、飲、自言持三日糧、必破趙方、會食、既而牘成即示予卜魁解著、務取然得失互見、而予亦不以此輕巽倩重巽倩則爲之語曰、他人之文吾愛之、巽倩

之文、吾長之、則又嘗戲擬之曰、貌美骨妍髮可以鑑而無奈其悍且妬也、舉關穴犇射石沒羽力至矣而無奈其鞅鞅跛屈何也、嘶風劃電騰跳萬丈之嶇如馳金埒而無奈其善蹄人也、巽倩家貧任俠出則落落不羈、歸則發苦膏一鐙、向鐘定雞鳴之際、或抄或讀、俱係大書、嘗與予談歷下弇州欲裁成之為一家言、此其舉旃淵厲不得已俛首博士業也、天下之人得氣者可以處大事、天下之文得氣者可以取大

黃石齋曰奇想突接知余輸將不可思議玉汝一生知已

名江淮湖海非不浩汗然而由地中行至黃河則從天而下雖滚瞋呟衝齧橫來不知紀極則氣實先之吾不畏江淮湖海而獨畏黃河以此與倩之文不其然乎世更有乘槎客能遡之者其以予言識也

倪鴻寶制藝序

宇宙大穴也大穴之中皆千孔萬竅之所據靈洞環通愈上愈有窮著血心一粟則窒絆而不可解有兩高才善用玄行之路居陋巷者目鑽其法以急而破

實居闕里者曰貫其法以綴而串虛一凡道德性命功業文章具從此出吾嘗以此相人高高下下視其自所謂孔竅者以爲高下而已古虞倪玉汝脫胎之後即欲騰翻大穴毋喜湛思鑽貫互研上窮碧落下索黃泉一語之間而神馬思車已周萬里束髮儁賢書待　詔金門不敢歸縮其身擬極蟲豕之態蠕之股也飛之翅也蠢動之肴而蒸濕之尻也具畫一玉汝以此自戲即以此認真假而頂光一發鵬雲龍游

御雪象山形至玉汝而了不可得其人甚平其思甚怪吾每度其腸必有九疑轉而三峽倒流之景度其肺肝如五嶽真形紫蓮花蓋仰度其容納傳度之宮必另開一蕊宮林屋笙簫縹緲而度其心腎之交則火藻燔天玄池浴日不敢迫視者也是嘗扼明通之管以幹辦人所不齊濟所不先之事三不朽惟所用之其孔竅自別耳人或以我佞玉汝且莫讀其歌詩古文辭試出時義以視之有不得然靈動眨眼一思

者乎豈謂玉汝得一第而遂佞之也

名園詠序　書刻

忽然而有我忽然而呼我于億萬千字之中執認一二夢寐不訛所謂名也随其心之所及買天縫地摑水邀山相之以動潛耽之以館榭主人以爲巳有而狂士矍矍于柳樊之外則所謂園也蓋嘗試言之善園者以名善名者以意其意在則董仲舒之蔬圃也袁廣漢之北山也王摩詰之輞川卅景杜少陵之空

庭獨樹也皆園也無以異也不得者且爲蕩丘爲聚血爲闤市爲棘圍爲斜陽荒草狐嗥蛇嘯之區烏乎園余足走四天下不甚修而所覩略得其大意大約埃墻中之園涸其獨擅者在花磽确中之園粗其借秀者在木菰蘆中之園平其取倩者在竹與水而觴不珍瑤脛飛邅裏爲力之所共者不與焉越故海鏡浮山天光下乘人稱游冶家盡樓臺乃自然不營之圃向吾釋褐歸僑居人園僅有二城以鈕給諫郊以

張司馬二十年來圖乃相望各賦一名自相雄長並
山川雲物之美兼南北產育之致如十八路諸侯鬭
寶潼關人人眉豎入山陰道者如覩尉家東序月神
倦詑相約來朝不意應接不暇復謂爾爾亦海內千
古之盛矣吾友劉迅矦解人也袖中有滄海筆下無
塵氣所居一丈之室卷石興雲老蚪泣歷宿帖奇書
病琴瘦鶴種種韵絕興則一棹挂壺無人徑往辟彊
濠濮靡不熟風花雪月靡不過有奬無識逢假助慷

舞于名勝會心處輙爲之賞數語或鏤楮肖形或食
肋留味或擊節于腰脊之衘或賞神于牡黄之外于
是乎名園不但爲主人有而盡爲迅侯有其有迅侯
夫亦息壤閒之大盜也與哉余力不能圖而園之意
已備上自雲烟下及園瀰皆有成竹于胸中矣特未
及解衣盤礴耳五楹水閣青亦不了殘夜月明天際
甚遠迅侯詠不之及何耶是猶規規于尾塭中也以
此討迅侯其何以春秋對乎

重修三槐家譜序

我王氏在宋故大有譜建炎中□燹其悉南渡分失戶單而人稀遂僅知祖懸節公及懸節公以後所名氏弘治已未有文器公者慨然於新淦之陶起而修譜斷自懸節公始而不及其先雖未考前史而遵所聞守所傳不敢誣冐志愼而系確足嘉也厥後有挈攏之學見胡濬菴疏乃欲畔懸節公於倫之上陽一字曰大倫又字之以天敘以影響於王文成之祖壇

陋斯甚矣。沈約魏收至今笑者齒冷，而況窳易給名
諱以誤子孫耶。嘉隆間文清公由欲接其緒，墜并坐
腐猶未得悉綱目，以爲恐節公係文正之後，而王沂
公亦文正公云然，胸中終介介於澹菴之語。所抄述
沂公事頗詳，數若幾幾獲由青州胎下爲幸。赫蹏蠅
字數年格也。問友質師長，若也。然猶賴其疑且闕，得
傍文器公得譜，遂老以厥文，隆寄先大夫執任之手。
上大譜者，所以知有祖與宗也。人而不知祖與宗，野

貪饕也知祖與宗而蒙他人之賢貴避己之不賢不貴是猶之不知其祖其宗也是又貪饕之在市者也不知其不知愈瀉乾邑通系北海李甫山託根唐公郭崇韜俯伏令墓千古以來謂之不肖吾又聞之隴西有主持之人則文皇以天子之尊不得附之而今世俗之第武館賄賣祖所賄者降其等而賄者之祖儼然居上而當其拜予更恥之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小子之言亦或文矣其有以逃予蓋予三槐之後

也而莘人也。予友汝必爲王氏譜，是是非非，毋忘予所欲論著矣。小子任曰諾，不敢忘。先大夫以九十四齡棄甕孤去，犀琴之後，於是取所遺譜，攷其同異，訂其譌謬，次第其生平行實，將有要領矣。而童子師爲宗人承錫、承芳，得假姚江樂湖大參之譜，一加指閱，則亦祖黎陽，吻合，至愍節公之孫耕，蹟止無傳，而耕之子名中者入越，是爲越枝，卽爲吾家之本，而姚江不知也。蓋不勝其珠還劍合、亾子見父之喜也。遂修

而譜之作先例以敘意作世遡以存源作圖系以明脈作名攷以還人作本紀以昭祖作列傳以顯宗作約法以聯族作文獻以備徵作集言以詔則作守譜以垂永蓋上自司馬下及歐蘇而迄於我 明李北郡諸名家之言式俱酌而裒之以成我三槐王氏之譜庶幾哉先大夫殷殷所命之意爲不倍矣嗟呼前人作車後人合轍言合轍者之易也向非文器公及文清公力存一帙則我王氏子孫被髮而祭且不知

何野之從若文器公文淸公者與諸俱存而可矣

地理玄珠序

葬經福書也而孝書也孝書之作必昉於洮頮之代是聰明豪傑不忍鬼其親而欲以人還之者也今夫神也聖也仙也佛也皆鬼也然爲形旣去而神在也葬經曰神不可知吾所知有氣而已矣以神聖仙佛還其親不若以人還其親天地不死賴有氣在中處爲人失氣則死得氣則生失氣則死而死矣得氣則不

生而仍生萬物歸於土生於土者在土爲氣在地爲理氣之所在理即宮焉葬乘生氣一言而蔽地理矣說者謂青囊秘授起自黃初平而郭景純述之自是以後玄對赤霆金函畫筴平砂玉髓撼龍賦雪之輩各有疏箋而地理之書分如聚訟矣慈水費翁年或長矣術世地仙一生叅契凡崑崙之子孫半識其面是名家之炙涸若探其樞戶之所銜眼之所醉意象之所擬規夢魂之所講會無非此理無非此氣也乃

盡發諸子之藏成爲一家之言名曰地理玄珠異哉象罔乃能得之矣乎翁更精於陽宅吉凶射覆應戶如環若割肉生之不窮於嚮而脩救補葺一門一戶可急民用則筠松道人之手妙施而不費者也翁與人子言輒依於孝大約先以水蟻爲懼而福應姑後之此其旨得大體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矣慈水乃孝子之鄉而又有見梅翁以錫其類則是書與慈水共流吞吐海江可也而寧使岐龍獨私之巳哉

賈太傅新書序

漢興有孔門一人以顏子之才而出之以孟子之氣日星其胸江河其口稱古今秀才之祖洛陽賈太傅也自治安仁義之說出而太傅之品骨以定吾讀其書計其年事無論百日兩併發日所不給即世故國情古今終始亦豈一弱冠小生卒卒可辨想其人必有宿命之通必有奪胎之相必有哀樂過人笑啼自若之僻必有高蹤疾行長揖上坐之傲初離蓬蒿即爲

天下第一吳公所賞識入朝即望見天子登山行路不知其難叫閽謁鬼未嘗其苦諸老先生對議俱出其下又不歷所謂老圓宿猾詐雕故鈍之巧此大受君子也得以此失亦以此矣絳灌諸公馬氣未除虎心自上睨視一疋雖嘵嘵喋喋不日改正朔則日定官名能揖讓而安之否陽武丞相方亦講法律重簿書期會不省大故爲何等不惟此也文帝天之所篤也是時干戈擾攘久帝大肯欲以綏靜治天下何[]

南越至险狀也吳王濞武至不法也而帝以木雞處之射獵自娛之外一切姑勉爲大託之乎愛黃老耳由是觀之太傅紛更之說帝一謙讓而著惜已多矣帝先不用賈生矣不待諸公之毀也帝又憐才甚而思一把臂賈生且前來又不喜其咄咄故以鬼神扺塞使枉其戶而不暇他有所闘說帝之於太傅在恍與不恍之間矣帝不用太傅太傅亦不能用帝此子瞻所云立談之間爲人痛哭不講於優游浸漬者也

優游浸漬誰可以訓而獨不聞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哉功名之心灰死生之念起太傅以爲孺子猶可以
他圖而吾則有立槁耳弔湘賦服至於不憂不疑而
太傅之心無可奈何矣悲夫太傅有王佐之畧而使
其相孺子以歿也嘗特著述龍門不盡見而孟堅所
云五十八篇何郴州以爲散軼居多予尤疑其有贋
附者如五餌三表之類太傅或另有旨不如是之戲
也吾友孟子安能讀太書絕愛太傅以爲西京首出

之文不可不爲統今又爲之分類而比櫛之神髓耳毫無遺議蟲魚豕亥一時暢然使海內得覩賈子全書所謂洛陽紙貴亦太傅之桓譚矣

徐伯鷹天目游詩紀序

嘗欲使吾目每歲見一絕代麗人每月見一種異書每日見幾處山水逢阿堵輩却遇紗帽則逃入深竹如此則目著吾面不辱也徐伯鷹鐵脊萬丈突中時麾大纛出鎮疽後削歸絕無矜挪之意每至我州亭

談諧索酒玄對會稽千萬峯輒半晌凝去無何伯鷹出走兩月不賜忽從天目言旋以記繪其像以詩續其神吾讀之若瀑落冰壺若霞飛錦背若半夜招提妙香清梵夢魂猶冷若坐我於老巖古壁之下嚼梅蕊與雪齒牙有山鳥贈舌又若松風溪月謖謖潺潺也伯鷹曰色易衰書易倦無數無奈世間惟山水吾偶思天目即摘歷諧之以兩濛故健故隻眼嗟乎造物何常人心不足使當日生人之初增設四眼盡如

蒼頡猶以爲未供其覩也使人人而皆隻眼與玉壟分而稱孤則亦相安無越思矣伯鷹曰然吾第欲還我隻眼所願一眼如天一眼如海開日何須愁底屏大目不但看山水亦看伊也

蔥雲小集序

艸木中有竹人之仙也鳥之雀也自胎亂以至於禿其情潘影鬼即無有不妙者梳風則冷篩月則幽撲雪則瀟瀧雨則鬧此天文之妙也綠光萬頃湘浦翻

川朱晝老秋禊亭酒谷此地理之妙也宜吾廬宜禪室宜翠袖倚暮宜紋枰落子之遲宜丁丁出搗宜靑服人箕踞或不通姓名來諷嘯此人事之妙也而所不樂者書南山之判塞甑子之口作金姊之聲規閨僧之滌又如近日主肉鼓吹伴僞箕筅刻心瀝汁記面塗油更若甚者削茹行藥刈粉留題又有明正先生一所謂頌便來借貧日淸日直日虛日節等事而竹無可訴免矣汜人吳爾常蕭疏逸澹訪我釣磯以

所爲惹雲艸相殺赤焰正攻蛾水忽救情潘彭鬼之間人與言俱妙仙耶佛耶而爾常愛竹竹亦愛爾常竹中人三箇一顧幼陶一支小白皆高士東南之箭也夫物我皆好必無二觀一日之內不作雲想則鹿肉肥重坐對此君自有飄騷欲上之意爾常趣之爲惹雲者也若日層霄龍化止聽驚雷此諳須借賚之汲耶者爾常不欲與之把臂矣

梁山人梅花詩序

貴人公子貯金屋而醉蘭膏翘然自以爲得矣而天壤間有一種蹁蹁之冷士視之一吹也顔回非其巷原憲非其堵於陵仲子非其井侯生非其門而漢陰丈人非其甕或老其鬚或雞其皮或槎枒其骨或支離其體或擁腫其軀或偃仰其臥立彼皆欲自放其天於幽清介獨之地一或塵處即以爲大溷耳是故桂可得而官也蓮可得而沼也菊可得而家也牡丹芍藥可得而幕也蘭芷辛夷之屬可得而盆之盎之

劉坦侯曰代梅花吐氣

也惟梅花不入富貴之堂而富貴之人往往欲竊附其韻强冊之以春魁媚名之以瓊玉虛崇之以鹽鼎彼以爲大辱奈何哉使我攀躋連卷於粉牆香埒之下供人耳目玩也不得已寧惟是道院僧籬寄一枝耳古今愛梅者不少咏梅者亦多然品既不同言亦自别杜甫以來可問也毗陵梁以寧既文既博亦玄亦史閉府告寒深巖坐老作梅詠八十一首以合九九之數韻則步高季廸太史吾未見以寧而詠其詠

則字字梅花咀冰嚼雪庚幾塘香疎影忽到腮前矣

或曰以寧胡不自為韻而韻以太史為是不然梅何嘗不官子為王部梅之屬也官則何常但欲其有梅心有梅骨而巳矣昨冬在都門于廟市聘取一本置之齋頭官詹何龍友過我嗜而且賀曰幸未礽福祿僕之日獨不有壽陽粧耶請以此作梅韻叅以尋必且日子首鼠兩端卷梅詩擲還我可矣

王實甫西廂序

詩三百而蔽之以思何也思起於心而心不能由夫其有所憤悱焉有所感歎焉有所呻吟焉而各隨其思之到久以爲聲之工拙故曰思則得之國風精于思者也忽一語焉創之曰窈窕窈何解也窕何解也闢之乎見之乎抑有所本乎嗣後屈原得之曰要眇宋玉得之曰嫣然武帝得之曰遺世太史公得之曰放誕淵明得之曰閒情太白得之曰擲心賣眼少陵得之曰意遠態濃而思路如帆觴漸濫矣西廂譜元

微之事凡數本俱可觀而王實甫獨登峯造極凡曲皆生首而膚獨肖鄭及鷟以爲有天姥之敎而後發塗山之歌誨子夜之造也不從老陰少陰生耦則無以起奇也兒女之情千曲萬曲非厭襲可嘔即戾幻不情間有文章綜錯不過由與海肴斷不能出梁肉之上登味至梁肉所謂無以尚之是造物者設味之極思也此書何以與此思起于佛殿終于艸橋亦可能得而無已之求實甫實有以侈之然觀其詞章變

化高妙入聖通神上至九天下至九淵而終不出其位或者實甫身有此事而借微之以極其思未可知也雖然思之既得又不如其未得就懽而後頼有夢思善讀西廂者把臂入林只當以酒澆之躍起三尺日天壤之間乃有實甫

蔡漢逸梅花詩序

花事多矣惟梅花見天地之心何也似謂五行爲體一陽稟氣人但知其魁於春首而不知其父在子先

忽然笑爾不可端倪

門人陳錫祉識

蓋天地之心從堅凝寒沍之中發而爲和煦爛乃早
故太羹玄酒惟東土所敬而富貴淫佚之夫不許著
一夢也周陵蔡漢逸稱獨行高品家貧力學滅火更
炊踽踽涼涼自食其力而所抄讀亦幾遍鄴架呼其
同咏之友作楓社又從吳江冷落處想至孤山乃於
歲暮罄甁雪牀縮鐵之際織梅花詩三十首備極楚
致予馮唐起部再鎮潯陽泊舟牛渚之下漢逸學袁
宏朗誦其作予聽之以爲此心咏非詩咏也覩大士

徐亮生曰已入非非想界謝脁獨擅發乎

客祕在色聲香味觸法梅得此詩而梅心始露爲得不謂之心脉時李青蓮在采石座上清風白月共聞此言古今人不甚相遠歲日正爾是

鍾山獻序

三百篇多婦人女子卉木楊柳黃鳥草蟲無不播之詩歌以爲得性情之正漢魏以後秦嘉封椷以贈偶蘇蕙織錦以寄夫詠絮標靈於則秀頌椒著慧於才誠至明而稱絕響矣若楊文憲夫人鴈羽滇池離懷

般楚王臺粧鏡間指不多僂近吳越中稍有名媛篇什行者人寶如邯華琬能使閨閣聲名駕藁砧而上之若止生氏以微碎入史局尋從戎提數萬師塞上以及明珠慈茇行吟閩海則其丙子宛叔長緋短詠僂上陌頭無不若吹羌笳度胡柏而製寒衣止生題而行之以爲原本三百篇而神情欲仙殆阿母池畔而玉案前物耶夫芓蘿一女子才調無聞千載下[illegible]妃分庭現靈於牛丞相豈非神物不朽發

盡一點常明哉鍾山之陽燭龍銜照瑤谿赤嶄皆靈境也而宛叔寔產於建業之鍾山經所稱女子獻者以爲楊氏前身何媿焉

語不居序

前世好僧因一念墮落罰牢官前世好官因一念墮落罰作和尚豈不對待也乎彭澤縣觀音閣長老法迦前世好官也所著心經解痛快直截乃以孟子解論語不以郭子解莊生也所作語不居詩大有禪匠

權實之趣予昔泊舟虎丘山下夙起喚友人陸務滋沈叔賢書記劉文僮王端於將曉時走千人坐上三蘇不到觀其朝氣至點頭石偶推之三動四人驚惑而吾不欲以語人恐人不誠我不知人亦不耳比之於石猶其頑者生公說法千百大衆無點頭者不出補點何足惟此繇此類推人不堪語而寒山一片石堪語可以皮相之乎吾願迦公將詩作偈時對孤亭救此淪胥一切哀苦永無屯難凡爾風雷龍鬼江內

驛馬魚豬蝦蟹鱉史悉來受記使此詩爲緒想將教與準提等大放便事也仍乞迦公謝那僧官使前生今世等于清楚更又大放便事迦公得無受想一笑哉

東坡養生集序

蓋天地間皆生也蠕動者生夭喬者亦生衆生之生與蠕動夭喬者等蓋生而不知其生也知其生者首之聖賢次之豪傑以爲生者短而不生者長也是故

雞鳴日出即料理此生常恐一失其資則不可復得西曇東孔柱下漆園以至龍門栗里少陵太白諸我孜汲汲同講此生者也拔老出世壘奪無前之致耶空不壞之輪散爲百東坡作儒作仙作佛作名臣作遷客作游俠作騷人畫師作文章風流詼諧滑稽之韻士聚爲一束拔則刻刻作生計耳無論其參悟濟度功貫三才解脫明通道包萬有即最纖之事飲有飲法食有食法睡有睡法行遊消遣有行游消遣之

法上宜調適不燥不濡火候守中亦文亦武尊其生而養之者老壽亦無所不用其極矣是故有嬉笑而無怒罵有感慨而無哀傷有疎曠而無偏衺有杷柝而無震盪有順受而無逆施燒豬熟爛則齒亦佳柱秋隨投曳脚俱妙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也此之謂能養生自天王武王并貧富寄傲古清真心盤琉璃神皐碧落喜讀公書而揄其趣旨者為十二卷總之曰養生集以行於世意欲使井觀涵處之輩斷破其

晉而節省其無涯之欲皆以有生之一日乞公少許爲樂不至與蠕動爭夕天爵論年此亦老婆心切有賞於坡公者也不但仁者見之之謂仁智者見之之謂智也

知希子詩集序

此晉陵巢必大前輩之詩也稱知希者先生自署也神廟戊子秋京闈榜放太倉王辰玉領解華亭董玄宰古魁而必大先生以戴記奪錦都人士甚喧得士之盛而更喧先生爲青麟火玉以要見中大科則爾

時先生總角未親迎也先生生秀眉朱吻狀貌小怯骨見衣表在張留侯沈隱侯之間然而天與夙慧賦鶩啄原銜日成章與予盟社稱兩歲之長指弄帖栝後即席互韻語都人士竊笑之以爲少年輩何爲是甕甕者而尉氏阮太沖中丞張林宗見而悅之獨謂兩生旂鼓正銳中原七子未知鹿誰得也旣而予倖第去先生終吝公車偕億庚戌九月分手春明門倏惋不懌杯酒哽咽遂成軍過腹痛之兆嗟呼玉樹尋枯

彩異易盡天乎忌才猶忌蓋代之才少年貧夭不特

淵憲也山陽笛冷夢寐故人猶在屋梁落月而今

且以愛娃之故累其家口天乎忌才忌之盡殤則不

解其故矣猶幸亂存公甫能讀父書者蘋藻豐博贍

英蓅仳離之後依姊敬亭乃簡先生遺集問言於不

使則爲之序曰古人之詩皆情以生文先題而後詩

也今日之詩則文不符情有詩而後補之題也近日

詩壞於鍾袁更壞於館體託之乎琢鍊而實非發聲

自命曰高玄而終歸儕蠟此皆求新求異之過也如
先生詩感嘆則悲敖榮則盛趣盎爽逸諷寄微啟古
可置之漢魏律則駕以曆元滄溟所謂擬議以成變
化者先生有焉先生意不可一世毋成篇後止以示
余示後即秘之以付名山吾三十年而茲集始出其
自署曰知希子言其不易知也知希則我貴矣而終
以王生知之王生亦之得非寒拾有緣覯生亦存亾
爲幻泡則知先生者任一人而足矣

本書蒙演序

始予行及幼學界益游內小子身毫末自謂腐儒在堂亦不饑人家茶飯者也然余昔所幼幼吾猶子輩茲年已半百而吾幼幾可九齡五四三歲耳一日晡釣之餘督酒斜陽箕踞搔首而吾幼攫背膝跳梁跌蕩不知何所聞得忽請予講故事予撫其頂曰乳發未醒天於何設地於何存果餅祭孔聖人未能各懷術飛走講求竹馬風鳶關刀呂戟遊事畢矣何事之

故也其默者曰阿爹想亦講來我何便不可講講講吾欲席予憬然不能荅其曰也靜言思之蒙以養正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大凡兒子不患其不聰明而患其不仁厚仁厚之意自父母起此其生來正脉易知易從之本也因檢古名人以孝著者若干則繪爲圖以啟之而又彷直解之意粗註其下以曉譬之孝必取孺孝而不孺者姑置之孝必微事孺而無微者姑置之孝必集祥孺矣微矣而或蘆雙諱之類亦且姑

置之。或權宜其年歲、或變通其語言、或删畧其前後。或淺淡其文義、要以講一孝子。必不失二孝子之神。神既相通字亦漸記。使吾幼易知易從而又公之海內之子弟。以共知共從之。題曰本書蒙演。亦猶行及幼之道也。

集唐詩序

君臣曰交朋友曰交。而夫婦居室則兼有之。其覩手致身也。儼於朝典。其切偲麗澤也。若其窗雞。此其道

甚大而衾帷之節未矣情在我輩其言不公覩貌相悅其言不正吾不能爲僞學不情之譚亦不能持娶妻必貌之語然而有貌有情又以爲尤物可憎乎醉李洸虎臣先生才士也筆動風生唾飛珠落俠腸繞于丈之虹勇氣呵百尺之練細君ㄙ侍公年久　以巾箱同於待月實以硯墨比之他山鴛鴦忽飄鸞鉄生澁而先生一慟幾絕三年不言忽遣適步歸酒酣耳熱取架上唐詩集爲結腸之篇以寫畫眉之恨續

成天若義會神來淚翻贈婦悼亡之淫心撒開元大曆之血投袂而起爲蟲哀叫若恨通幽無術召魄不靈者一時擲去有友詰之天下豈少美婦人哉先生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此婦窮交不嘗遺我吾未渴而漿至未饑而餐至未寒暑而裘葛至未記誦而書編竹簡至先得我心之同然次補我身之未備我有得意事不可人語而可語之我有失意事不可我語而可代我語之如是者友之云乎臣之云乎不

必及其貌矣此友謝之曰如是則子詩集序亦可集宋亦可可以羣可以怨矣乃言之王子王子曰此其詩近道更近人情吾撫以敘之

蓬蒿園詩集序

將一大空架說法點頭俱伏

身後發議

徐亮生日

天上有才人皆追欲得之人間有才天亦追欲得之天之勢力遠在人上敢靳而不與乎但願生見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此子瞻譜棘子成之言也一日庭侍老泉戲問汝與我孰愈子瞻失色曰大人何爲

之乎悲
自王郎
也

此言。軾何敢望。老泉笑曰。非如也。子之兒不我若。向使蘇邁蘇過。各登一品之尊。共享百年之壽。子瞻詎不快甚。然而跨不及竈。徒望烟樓。子瞻之快。當不如老泉之快也。海鹽吳秋圃先生。龍文鶴骨。孤嶠千尋。雲開兄弟。損簇迭吹。眉山父子。箕裘益鋪。長公接侯出胎豚鳳。弱冠騎鶴。帖括力餘。又著有蓬蒿園集。拾子建之華。守仲蔚之約。覽其顛園。已自超趯。而所爲古詩近體。耕騷個遇。醉脣飲元。樂則標脫韡捧硯之

余若水曰
可以救溺
可以拯痿

鋒菩則絲長爪脩眉之戒此開明彖前持槖代玉鼎飛靚雪之唾供紫霞之管者小遺不謹罰墮人世界之萬目復又召還沐浴玉淵清歸入素所謂觔斗一翻阿含不可者也父不得而子秋圖可以釋然友不得而朋諸兄憤無但化且夫石火電光彭顏共務高文奇字鎸鼎盤螭蝌侯之所蛻者不過一囊之血耳析骨還父析肉還母遨游於太清雲氣間朝朝暮暮有此集在蝌庚未曾死也

李道生五遊草序

何以謂之高人高在數千萬仞之上其最者躡星斗飡霞氣挾身入雲中不得已而思其次踰乎天之高而取地之高以尊其七尺跳梁之始日黃帝方明昌寓佐之其後爲穆天子至盧敖輩不過壞蟲已耳嚴夫子志九州而向平創起五嶽謝靈運製屐宗少文畫圖孫蘇門山巓其人皆欲翹覩八荒塵穢下土所尚不同厥揆一也如皋李道生吾之畏友其文似孟

子漆園洛陽年少與龍門太史令其詩在夔州伯仲
間削嶢伏奇不喜拾人唾花一抹孝友是其性生廉
介亦爲本等世家中貧子飽學內虜生莽粗般杳亂
髮騷蕭逢着便吃到處爲家一僮一襆可行可止有
好書靡不購有好友靡不交有好句靡不勒有好園
靡不徑入有好花不靡不賞有好名姬妙季靡不得
其懽心卑田可狎玉皇可陪于瞻可笑安石可嗔吾
嘗欲定何等以相道生道生道至百變而不受楷吾

遂無以窮之五游草乃其游之大者四嶽皆窮而華嶽以意然吾讀王安道李于鱗袁中郎等記似足與目心與口猶在道學先生歎慷之間及不若孫興公描寫數語天台華頂爲之點頭道生以意游者如此則其窮者爲直心自意更可知矣吾嘗掬惠泉洗雙脚板傲之曰曾踏萬峯之頭不走權門一步福難消受禍亦不來今之山水辱于□□苦于跋扈祼于寘逃吾等結想不必强作高人但作用人買山而隱七

尺地儘有受用豈必以尸爲兵解哉五大名家業已把臂敦化矣吾處咫尺金堂石室其十里錦霧一般皆香可一枝而取者恨吾貧不能出十萬錢爲友朋贈一廬耳

李賀詩解序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沥雪之驚有綿川褚陸之平則必有鴈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誥之正則必有竹墳石鼓之奇有論語孟子之顯則必有墨兵

象之幻。窮則定。至於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易之理也。然而變起於智者。又通於智者。三百篇詩之大常也。一變之而騷。再變之而賦。再變之而選。再變之而樂府。而歌行。又變之而律。而其究也。亦不出三百篇。[illegible]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人[illegible]其體。發於一管之吹。李賀以僻性高才。拘腸肝鼠跳[illegible]其間。其最稱筆硯知者。鏡深纖隱之韓愈。而[illegible][illegible]臧[illegible]硯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illegible][illegible]一世、

世亦以賀爲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
錮之蓋不待溷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
容人間世矣賀既孤憤不遇而所爲嘔心之語日益
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之辈何至相
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必作
澁晦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
溪刻法當夭乏敍陶孫考之爲食露盤也顧其實必
千古涉月萬書與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

鸚鵡諦時而作霜鶻唳時而花肉媚肩時而氷車鐵馬時而寶雞啼雲時而碧燐劃電阿閃光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并遯世之悶卽杜牧之接踵最客猶以爲殊不能知也揚雄之言日子雲之後自有子雲賀死八百年而山陰有徐渭者脊脊卿錯能以叔敖爲賀而亦能以侯芭解賀然暎閒崗峈峈而神未王也又三十年而會益由立賀爲旁推心代口一一詁之而一一通之通其渾沌如

取浴室之風日鑿一竅通其棼亂如蚌灰滿髮從本
至條穎穎見頂通其垂隔如舌人辯語九譯響應一
說蘭閣而無不笑悅通其艱險如危橋耐雪又如五
丁鑿鏈錯嶂乞天一線惠人以猿鳥之路通其利病
如倉公切脈低徊久之肺何以浮而肝何以沉通其
謎隱有山鞠窮乎曰有而令壺幽老桁塗不能若方
朔也通其玄古則岣嶁之碑倒讀而赤文之龜墮甲
矣蓋益靈機刃醫博記繭抽八面互觀三長兢用以

藐視菖蒲以彩處火浣神不爲賀斯而才欲出賀上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惟其似之是以遇之即使賀見此書亦必啞然大笑自謂深谷之逃影今而後詩可以怨者其變盡出賀亦了不與人意矣滂滂之頭得楚太子忽然一汗而中心痒痒麻姑爲我數抑搔也眞古今痛快事哉一時紙貴請自題始益字謙亦越之山陰人

屠田叔笑詞序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
以後齒不勝冷也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
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歷盡寒暑劫破
玄黃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馬牛魍魅搶攘怂迫
之態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月居月諸堆堆積積不
覺胷中五嶽墳起欲歎則氣短欲駡則惡聲有限欲
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笑極笑之變各賦
一詞而以之衆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旁

通八極由佛聖至優施從脣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眞一假同同演戲繇龍打狗張公喫酒夾糟帶清頭令蝦蟆肚癟傀儡線斷馬牛筋解魍魎影逃而愍老僧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謂可以怨可以羣此之謂眞詩若曰打起黃鶯兒捧開皺眉事愍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長進笑笑奚其詞也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敘

火可畫風不可描冰可鏤空不可斡蓋神君氣母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遷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劫處散顯然烹胎江右開孔六朝赦糟粉肉疊屜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眉層空到卽若士自詡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敘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栗而安頓斷宇亦自確妙不易其款置數人笑者眞笑笑卽有聲啼者眞啼啼卽有淚歎者眞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劒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傳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瞑獠牙

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変任必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頭紙滿心滿意只要捕花老夫人胥是血掮腸鄉斷艸拾得珠還蔗不陪檗杜安撫捂頭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穢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即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夢

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有深於阿麗者矣况其感應相與得易之感從一而終得易之恆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即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安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冷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所天授非

人力乎若夫綷影布裔食肉帶刺冷嘴打世邊鼓撾
六不痠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填五嶽習氣所在不
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爲姊諦大覺叛心而若士曾評盧氏李
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爲之唱演數通安得
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乎不知音律第
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爲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
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

士見此家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絶醉漢瓊筵風味殊
莲仙鐵篴海雲孤揔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
圖特此作偈乞韋駄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爲
天下護之也

徐文長逸稿叙

文章之託生與人無異有從天而下者有從星辰嶽
瀆而降者有仙佛度世者有神道轉輪者有龍鬼精
怪投胎壓氣者天之文大而近星辰岳瀆之文典而

尊仙佛之文奇而尊神道之文肅而準龍鬼精怪之文奇而幻吾以五經窺之易如天書如星辰岳瀆詩禮如仙佛春秋如神道而龍鬼精怪之文跳梁恍恍旁見於諸子百家蓋此數族實出一冶雖帶乾坤之駁氣而原奪乾坤之間氣正未易材也三代以前不可考吾於短長時尋屈原尋列禦寇於漢唐下尋王褒尋楊子雲尋維摩詰尋李賀尋韓柳尋王荊公於明尋孫太初桑民懌盧次楩王稚欽天池山人徐渭

謂之才。更刁悍尖儱欲據諸公之項而錐其頰。乃無稽陋。不少譏。呵。目不再覽。每多耶。放又性癖潔陰痿不愛錢貧即斃自所書畫得飲食便止終不蓄餘錢不懼死。甚至感憤狂易。槊耳錐囊。終不死。不喜富貴人。縱袭以上。賓出其死獄。終以對貴人爲若輒逃去與其不如公榮者飲。即快卒然遭之。科頭戟手罵詆其凡。豕接其盆。老賊呼其名字。飲更大快。一有當意。即褁童遏妓。屠販巾傖。操腥熟一盛螺蟹一提。敲門乞

火。叫拍要挾。徵詩得詩。徵文得文。徵字得字。見激齕險月。走筆千言。氣如風雨之集。雖有時糅不擇茅金常夾礫。而百琲之珠。連貫沓來。無長之不針堅立破英雄氣大。未有敢當文長之橫者也。文長意空一世。寧使作我。莫可人知。絕不欲有枕中之授。亦不樂有名山之封。故所著作。隨付隨佚。袁中郎從陶周望架上得其闕篇等集。一夜狂走。驚呼拜跪。業已梓播人間。而張文恭父子雅與文長游。好聞見。既多筆札饒

辨其孫宗子箕裘博雅又廣蒐之得逸稿分類如干
卷讀其文似厭薄五侯之鯖獨存蔬筍之味又如著
短後之衣縋險一路殺荒而罷讀其詩點法倒法託
法藏法漉趣織神妙在人意中攘脆爭可巧逆卩頭
必不能由者而文長一語喝下題事了然讀其四六
在黛眉淡骨之間讀其隱字對偶諸技以天成者佳
以人勝者遜通方言者佳以越語者遜總之靈異立
成爪髮皆蟲弓斷以龍鬼精怪之文逃文長而署之

應以髓受爲我楚舞飲八斗而醉二參也是集也經予僻閱者什三予有搏虎之思止錄其神充威滯欲嚴文長以愛文長而宗予有存羊之意不遺其皮毛齒角欲仍文長以還文長翻不同而道自合海內願沽者衆其必有以處玆玉也矣

游嶼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事畢矣而又必生人以充塞往來其間則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託以恒

不朽者也人有兩目不第謂其晝視日夜視月也又賦之兩足亦不第欲走其街衢田陌上長安道巴也兀一壓而人之識低城一規而人之覗狹天之下三山六水土處一焉一土之中蠕蠕攘動以盡其疆場是惡能破蜂之房而出蟻之穴耶台蕩諸山乃吾鄉几案間物今年始得看盡歸以語人疑信相半彼其眼足在胸中自立一隔扇耳司馬子長聰明絕世猶目無眡命劉蔓得初見天華以爲奇畫後識九子而

憹其巻迹失賢者如此是安可以責蠕蠕擾動之百姓乎夫天地之精華未生賢者先生山水故其造名山大川也英思巧韻不知費幾鑪冶而但爲野仙山鬼蛟龍虎豹之所嘯據或不平而爭之非樵牧則緇黄耳而所謂賢者方如兒女子守閨閫不敢空闊一步是蜂蟻也尚不若魚鳥不幾於負天地之生而羞山川之好耶病老將至秉燭猶遲郄謊言山行一度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欲七千由旬中賢者共識其

大無被塵土竟埋其眼足也作游與

律陶序

少貧攻舉業居長安肥錦之衝解腹探腸縷縷濃熱忽從友人所見靖節先生集持向西山松風下讀之寒殆夙契不覺雪洽冰懽嗣後靦顏三仕爲令頗遭呵罵歸作蠹魚檢先生集童子讚歎朱墨猶丹又不覺血瀝之兼於首也老坡高節萬仞文章不許人傍隻字猶時時抄寫歸去來辭盎先生齒頰之餘不笲

芬清可刷其朝聞夕死之悟言言聖諦可以濟生可以饗日可以解勞可以驅怖了得此一大事乃貫頂海音不容思議故足述也予曰既述先生詩囿君之暇偶爾詠事或有追思戲以先生詩作律而即以律律先生律者先生之所攢眉也而見此律則必當眉開十丈矣謂是予也善謔若老坡以爲爾飽此文葆何難則有答譬之奕棋得先手者便高如髯翁五言十首炙歸去辭爲文膾亦又何難矣老坡又將使我

上幅敘述之詳大經濟偉力發議中幅開闢說府縣之行所係事後又說縮幕之人與地有關係轉折處共合繳此節子同蘇

爭哉

送周岐山陜齋章衛經歷序　聯貞

余昔令槐里、道出野王。過寗邑、太行山下、一黑子耳。私謂此四戰之地、蝗包山腹、飛而食人、五板土垣奠衛也。頃者寇躙晋豫、幾遍而寗陷。令及尉死之。是時丞爲吳門岐山周公、督運去、小灘妻若子、入智井以免。歸見積骸殷瀦、乃大慟。或勸之行、謂狐狸晝嘯、鬼夜哭。公何戀此雞肋爲。公曰、吾行也與哉。令死尉害、

千由之所不能及與是以此有大蘇

門人蔡汝賢識

有丞在　朝廷命吏也取象鳴鐘集父老斂袷殘喘聽約法月者之潰以城惡故速鑿渠丘之擬築之登登仍品欠其濠而謗覆之第囊罷不用尹成言雖城過百雉何益於是乎議守守之如何富以財貧以力力者主之而財者奴之一時踴躍超距者雲集而公以爲不可用也仍議募戢鄉勇幾何人監勇幾何人授之堅銳教之擊刺又爲之摘月汰竄休老鼓壯人人惟敵是求矣而又慮庚癸之呼沙籌之唱無暇求

敵也乃議飭盆祗不可仰屋不能事出衿卒乃矯命
貸郵賦勸義輸盡出其月廩星蒙以及其丙子之簪
珥佐之日何如沒於賊乎民大悅既而客兵至公亟
令逆之境上酌村堡之稍可支者其其不借且教之
詞令若來勦　王大庇我邑不費一牛之犒不足抵
陝商客兵相戒無譁入向使閉之城而又逃之野其
禍有慘於受賊者矣去議巡警議鞭貫議獎同心十
室之邑鳳鳴所共方有乘危以射利者而輕薄少矜

冷暖非昔
如魚飲水
即今屬幕
自陳能知
此莊冷否
吾黨爲知

強作解事喙長三尺日中何有一丞張仲景之臂不難外感而難內傷此則不使在江州辦賊時同一壓糵之府已耳然而公得展其用者以一邑止一丞也向使令掣之尉又躓之公得有今日乎城甫備而賊又至凡五輸而五墨焉事急賴公事下不賴公矣公無金入長安地方重公而長安不以公重此有吾郡府祭軍之選也吾郡幕不能重公而郡則或能爲公重也稱臥龍爲千巖萬壑之長三千不以下得署

居其中者皆洞天福子且去公家僅五日公得嘯咏
二年以酬萬死一生之苦公即無所表見而文匹害
亦何不可以重公公於甯爲丞又爲患難之丞吾所
謂一丞可丞也公於吾郡爲幕又爲無事之幕幕亦
不知若而人矣使公自匿不余示余併不知有公也
公尚得以幕見哉吾郡何地而公以一事與秉人左
足仍以甯治越也卿法我法得遷任城公猶幸矣故
事衙幕視郡幕較薄然以　朝廷用人之意衡之則

濟上為軍國咽喉尺籍伍符參軍得以稽覈之顧
朝廷未必知用公而又似知用公者則天之所以用
公也濟上有公在吾何憂揭竿號哉昔祖逖陶侃澄
清節鎮名流千古然皆起自參軍今 上立賢無方
一言稱 旨不惜畀薇垣之座以風勵天下公處囊
之頴已著今官地俱得自見無謂世無喬琳其人者
以刺史求刺於錄事也公生命屯蹇多所歷歷四歲
失怙五歲失恃為母姑所抱而又見背艱苦萬狀讀

來得奇不可極深不

書不成，乃諱兵說劒。開關寒餓，得大春明門，以筆札之役受知咸畹周長公。一見，呼爲宗寶，乃授之婚宦，以至有今日。讀公自序其生平，眞令人可泣可嘆。一飯不忘而報恩必篤者，皆骨脊男兒之大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人貌榮名，豈有旣乎？公年踰壯，余舉此爲語贈公行矣。

贈賀木母董太孺人七十壽序

乾與坤，世之兩大壽也。得其氣者天，而壽得其理者，

孝翊益谷
姪下大沐
同人蔡琳
評

人而壽。以予所涵觀令妻壽母。未有不本於坤者。而獨於水太母。悟後得有常之義。倍爲摯切。今夫齊而復通。暫通復齊。而又能以齊還其通者。則不可謂之常也。不可謂之常。而常之理取諸務奇。則其常也乃大方。母之歸太翁也。纎素不同軔。单温不共衣。人情乎而代周以有終。無吝志。翁與姊。其分內也。而周太母之父若母。亦不欲爲分外也。遺女如所生。秉兩家政如一。督濕哭乾啼。此狹彼兀。兩貧偏合。老稺無能

具取足於一髻之十指無論其茹者德也辦者才也
而襟期朗豁爲夫子所推布愛得讀書一意而糊其
口於四方無蔓寐顧有良匹之力如此哉太翁旣譽
髮齊舉啓明尋以高第令壯縣懸魚酬水不敢私澹
雒而日親賢下士問民間疾苦則伯宗羊子之戒畏
友在帷厨也亾何太翁猝於令縮巳至口而瘲忽龐
寸心一灰何澌無所太母反抆之忍須臾孤兒未角
也七喪未土也旣有嘉封矣乃反稚爲荊揆綳而布

敘一生艱苦卷舒渾和蒼莽渾圓此天府金和玉節之文 門人趙隆識

歸窆三世之骨始許粥飯、課啓明、乙卯之役、啓明聽鹿還懷炙肉長跪母前母方相抱而泣詔啓明曰老婦又有今日乎我逢一惡境倍憶往時逢一佳境倍憶往時三十年苦婦三十年苦母功名細故此、不僅僅以進士爲啓明也今太母稱七十、清臚如電銀髮稍被朱顏手猶不絕鍼紉是將爲百歲寶婺抑知太母之所以常乎坤曰、後順得常順者太和之氣貞固之理也太母苦矣而不必逆於苦悲矣而不欲逆於

悲樂矣。而又不敢逆於樂。凡所爲順者。皆太翁之旨。而母特後之者也。母爲太翁宣猷。而終以其伐歸太翁。此不但代周有終。乃代太翁以有終也。啓明秀眉大度。雲斤月斧之文。自當鏤琢世華。木天藜火。是其彙蓄。然値此虢虢之秋。翼厥心而麗厥養。以經緯翊運。顯揚不朽。上太母人瑞之觴。是謂用震承坤。用坤承乾。行地無疆。其志乃遂。又三十年後。母方大愉快矣乎。請以是質諸壽母何如矣。

賀賴母劉太孺人五十壽序

昔微子之仁同於比干而程嬰之義難於杵臼何也一立趙孤一存殷祀皆天壤間大節所係九鼎懸之一絲也婦女中亦有微子杵臼所謂笄而雄者代丈夫而為丈夫不在其有鬚眉而在其有意氣此可以風千古矣余萍游山水過章貢有天府賴子負笈問業望之璧人也僉服亂頭皆好既見其魚魚雅雅詢之諱以前教則泣而前曰先君子久棄不孝今母氏

劉在北堂劬勞罔極生育輔翼之苦有熊丸荻本之所不能踰者毋二十于歸歸六年即歌鵠是時禧纔一周齡耳奪志之語無敢相加即殉身之事亦不必乃爾毋于痛慟之後抱禧在先君子之前踴躍三百要之以天日中之以祖墓而盟之以靈爽既宿爰誌一湩一粥覗禧之啼笑禧所遺溲矢毋避乾就濕滌滌寢安方得私匕箸也禧就外傅毋責荊楚長跽而進膳節曰此兒稍劣即撈之禧有知交至毋出簾窺

之察其言語動作端人也徵欵雜黍不脩鬍髭之速
否則一茗不出呼禧入此何人哉禧一月他飲夜歸
毋號毋震讖一哭幾絕禧伏牀下誓當改圖毋呼呼
氣十日始稍帖禧家不素封而微可支詡外飾內偷
俱毋禦禁之以法而閑之以矩不禧聞也翠翹金粉之
事已矣即寸絹尺紵體未嘗贈也所食飯僅脫其粟
魚鹽一器饗之若上珍或有所質貸其人不能償以
子女來毋應乎攻券付之其施攬掩皆歲以什百計

發皦爲志
抉宗頓處
淒惻之致
婉轉于叙
次之中先
生真天降
真人從空
而下
刊人徐咸
拜識

臧小過母以理譏之撇扑在禧者反多於此非関先
生至止如天際真人從空而下命孺子亟從之無相
失也茲再閲二春秋母五十矣禧不能即騰杳雲霄
遨王言以榮母而先生一字之衮何有吝焉不佞登
其幣曰賢哉有是母有是子矣昔巴寡婦清能以財
自衛不聞其義方垂子訓即羅鮑二君皆一時激烈
之行不可以言中庸如劉孺人者三從無愧一節自
老所謂布帛菽粟至平至淡而至永至久者也禧能

兩山青峙
一鑑雲停
門人許必
達識

勉旃螢攻雞舞不三年而可以六珈報奉卿旭旅之茝一致孺人鸞稱令妻壽母如宰相張齊賢夜半蕭朝同班起居太夫人不亦快乎母年初度寄祝日待之矣

賀許太封母李太夫人霞翁許老公祖一堂雙壽序　代

今甲申春王正月其城守相致儀牽筐篚斧斲候都諫霞城許公尊堂李太君八十初度又踰月而守相

更致餘齋詹龍笙歌候都諫公六十初度許城壯大夫欣欣喜色相告曰以爲吾郡三泖九峯毓靈孕秀往往勝事膾炙人口如陸平泉先生七十舉伯建至九十五而猶及見其冠南宮入天部茲太君三十舉都諫八十繼仮又見都諫亦稱六十壽俱伊始談何容易也於是其門下士太常金公爾業巳製卑恭祝太君矣而又復上一觴於都諫公名曰一堂雙壽以揚厲翊耀其凡肯斯舅乃函幣走數千里徵言於僕

子侃子曰美哉乎盛始基之矣泮宮之頌以孝求福也閟宮之頌壽母而尊也而爲人子者即宜君宜王未必能以巳壽上親之壽石戶三農青城七世鳩杖祁狀雖窠下拜豈無母子引年者然而未必有陶答子伯宗田稷之母壽矣或以子勞其神羊叔姬魯臧孫敬姜曲沃之母賢矣壽矣或以子負其教孟軻氏孫叔敖、吳隱之母子俱賢矣又未知其登年何似談何容易也庶幾虞潭之母可以方公養堂在其堂

大將軍以下皆就拜謁。册年亞百。而潭拜武昌侯。加金章紫綬、亦江左之前茅矣。然而又有不必其然者、太君爲然。自有臧獲、而居趨走强驍。所嗜者、芋魁羹也。東門之瓞。不以易谷風之勞。都諫李婺州時、杜魚陶橘。仰以封還。李畬之祿米。不敢餘三石。不在承明之庭。常以潘輿迎養太君。誌曰、兒還須我乳耶。蓴鱸自味。兩矣。長安肉風吾不耐也。又勑都諫、汝爲好官、汝不合時宜、枘鑿爾爾。爲歸乎來。已而都諫嶽嶽嶙峋、

獨行其志、笑比河清、筆如山判、正色立　朝。避人焚
草。有談道焰時風者、皆塞兩耳。勿聽。姮後衣。一舟歸。
邸、採蔬進菓、母子倡仙。視虞淵所得孰多。何以言之
虞淵雖得侯封、而母之風。翟隱几倚閭者。中夜數起。
神雖王而弗善也。此何時哉。張齊賢同進起居之說。
吾不羨也。談何容易也。即以元聯言之、小人有母亦
既耄於勤渠。　皇上命嚴絕禍、鳳駕初循、靴干戈以
衛　社稷。今令特籌算以荷薪裘。屏弱纖軀。骨銷鬚

老夢回雞唱身依硯篩之堂玉　賜金帣竟絕度支
之署而毋夫人書來汝且一意佐　縣官軍國勿以
老人爲念王陵愈急介子何人視我許公奉我太君
入聞乎天上矣夫母子團圝則茅容之雞肥甘可以
復進子孫法度即劉裕之帬可以世傳他年都諫公
之八十正太君之百歲也都諫公之百歲又太君之
百二十歲也孰知不與石戶三農炭青城七世鳩杖
南極齊輝弟下拜者等若夫張齊賢宰相之事擢回班

貫穿千史成一家言古氣隆起漸哉泉涌大匠之門自材皆度門人陳錫[illegible]評

太夫人之慶公自有之且稍待天下之清若以月前論之三公一日即明瑤翠羽綠筋蕭輪日上九賓之饗吾不以易木易也公固籌之熟矣此何時哉

賀徐定侯新涖山陰令序

山陰古越地以秦封得名謂其臥龍山右也越郡凡八邑而山陰爲之長縣治枕龍角拱巖環斜星臨牛斗秀美之所都筮仕者獲之輒曰據尺木吉先後升騰去匪天官即徽省栢臺往往至名卿碩輔 今上

際中興定南極念欲大恢金甌調玉燭爲天下得人
難而愊愼漸偪財賦如積黍催科撫字惟良有司是
亟吾越旣東南一海陲至此更稱大觚哀然歭㞕不
易材虛其席而吝其綬者頗久之銓臣數諏度始得
公　上請曰可乃畀公公綠袍玄鬢東渡行涉上父
老子弟分嘗擁篲亦不盡爲陽鱎見之一驚　天上
欒人何以下此月竃丹霞爲問徐郎年幾十幾是將
父我不腆山川互相映發此服圖仙異寶式靈之也

有肺腸其人且美且詡謂公世閥閱簪笏滿床銅官曇離大姓稽首屈翩翩佳公子也棣萼聯輝而公又發硎道氣雖深世情尚淺恐佔畢鉛槧之未遑而簿書紛令之是責謝晦色矜于斉智少獲上窺民信友之故入面六慮萬端千緒恐未必能耐也而公不然下車延見登門造請冬日溫飭夏雲靜及其仁其賢井井格格而未嘗不以元氣渾淪之擊鼓上堂序老祖側目不敢懷兩說鄴書伍伯告其弁令而後闖歷

餒矣至見百姓先諭其疾苦聲淚而意乎小有鼠雀輒下堦諭之歲暮矣又曰春事方始遣之去孔子曰朞月而已可也而公未朞與頌雷轟錫傳萬谷不知吾邑何以得此廉慧倘所謂山川之緣結於夙世乎僕亦曾三仕爲令讀令冊最悉稍縷其最著者宓子賤鳴琴巫馬期戴斗尚矣繼之者西門豹史起之疏築也卓茂范滂之教生徒也薛宣之㬎貪孔翊之投爛也虞詡之任難也孔奮之遠脂而桓龍門之絕饋

也羅衡之鋤黨也鮑昱之弭盜也焦延之先知也陸裘之錄訟也殷褒徐肇之懇利也沙穆鄭弘之役兩也胡澤之寒公不苟而陶遂之計倖方食也下濱之重孝弟而曹褒之正身率下也家懸一明月人貫一玄珠然而各書一行如春秋紀事如史記列傳悉小宗耳不知作縣有譜在譜何由出自山陰齊書南史內傳偕祢三世令山陰並有奇績所謂譜則祖孫自相傳秘之不入示劉玄明續諸傳爲令大有能譽傳

玄孫廞又復續之請益于玄明答曰我亦更有譜廓
家所不載者隨別當相授如斯探之則日飲一升飯
不飲酒也此之爲言慎也可以法今古故自令譜出
自山陰入我　明熊熊獄獄者名宦不勝紀而僕過
雜五十餘年所目覩者浙城耿華不獲密而覓馬湖
楊近明勤悉而抗害廠范我蘐謙雅而詳華亭王念
庄果毅而廬陵馬騰仲軒爽而厚供登陟作顯宦
亭常亦不失開府今冢宰丹陽張公亦涵握篆時年

歲亦在終賈孺默退然就有道而正焉庇單獨擊勢豪獎恬薄號吾鄉俎豆之如桐鄉畏壘至今不能忘不特吾鄉不忘公公亦不忘吾鄉衣帶水魚筒往來不絕不因其碩果而疎也不因其老蕪而厭也公家去張公僅一春而張公入秉之時正我公出綰之日相逢于白兎紫金之中道知必有秘謀付公夾袋者所謂張公自有說也張公行且大拜公亦且必繼張公然而爲當日之張公已難而尚易爲今日之我公

則其難而更難何者此薪裘杼軸將盡已空之際也僕等年誼通家規頌逝獻公得無一茹其言也乎

香報軒集序

春三月先皇殉國巖壑七十老臣恨弗克追隨地下躃踴聞新上龍起金陵詔求舊及罪廢之餘與循良唐豫公察政府銓衡皆苞苴穢甚亟謝之其豫公舉桂酌出其香報軒集索序錦繡撲鼻何說瑞麟乃知天下之香莫過於詩書者也蘭心檀口墨藻筆花一

吐氣霧騰碧落班馬姓字臭閩迄今比其施於天者厚矣芬投無不芬應或芹或茆或秋馥或春鬯或蕙御爐或披漢殿或郄林之一或竇氏之五天之報瓊不爽然報其後者也更有幾先以廸畸人超凡格豫公世薦德馨聊鍾曇鉢步蟾宮歸下帷西施山摘桂再榮共輿之提軒紀兆豫公果遊杏苑宰吳播爲荀令容曰兆驗此矣他日必含雞鳳閣是何薄期我豫公也公歲冰萬仞以項頸拂袖擁百城南向搆不朽

素視軟紅土上齷齪輩其熱香客又以桂子飯叶態

欲訴寧惟是此際天崩矣日墜矣荷上帝欲命一愛

日者簡以捧日之官命豫公之忠孝誰屬特勑行生

代不言之猴香而日無傀兆姤以月牖之月又有盈

虧姤以月中之香牖之陰先陽報俾性辣者固植其

幹拔易栽而菀芍看二曜重輪薦馨世世優鉢家家

香不止一集一公也耄矣誰菴亦得披泥傘而附蓮

社快何如之報報

倪鴻寶曰派清板介爲科莽起胸半千裁而後有此老者

行狀

奉政大夫四川保寧府同知應吾徐公行狀

蓋古虞有徐公應吾云、始予成進士、走下管謁童子試、師爲徐望平先生、先生信宿我而公酒我、是時童心未鐙挑闥狂醉、先生孺書之而公客嚴之、是以予愧不勝俾也、公仲子耳猷以楚學使予養、而予侍杖履者再次、見公坐如鎮虎目炯炯射燭問耳猷視奏狀、則每飯啖數升肉斤許不飲酒日從青烏氏走山

峯百里萬重不借過眉杖也予目攝耳歎養何時而終乎詎意歲星亦黙古檜忽摧也傷哉耳歎以文石壽公而屬某以狀某既師門之子而又姻耳歎則何敢以稚辭按耳歎行實公名隣字德徵應吾其號也父梅山公遊遺金一囊全活人帝報之公以嘉靖庚戌誕梅山先生教公不欲其眠熟終夜呼之溺即不溺亦必夢中援之下晉簪笏敝床五經坊成矣而軋勝史們祖龍川公擇傳補之公乃授簡獨擅麟角

十五泮游、壬午鄉薦、丙戌牘幾售而糊名之間、卽弃燕詒、鄉座師陳蘭臺欲發之、公不可、又兩刖而以身羨屬選、當得州、得清源不拜、謂其賦也、當事者嘆悅以徐易之、彭城故舟車喉膈、二厥九驛、不能應輙笞故事州長私其屬入、而以外解支吾郵遞、驛官見乘傳人輒辟匿、久待不耐、得稍稍餘鏹、或空繻比對訖盡快快去、自公視事、貲至如歸、資扉屨給備糧、即無不滿志者、城故坐釜凥陸終氏之墟也、陸終氏宛井而

繫之以輪、託之乎懼也。河決則人爲魚、公衣蓑躡芒、一如蘇子瞻故事、晝夜呼行、增雉餘一校而河至、幸不衝灌、而呂梁洪者、被髮丈人所游泳也、歲割舟如許、乃募力士櫂其齧悍急以定、歲苦饑、公便宜發倉粟、煑糜分給、時其飽餓、活人十餘萬、淮陽之式可碑也、公何秖璿至、據徐爲壟斷、且隷硯州官、公不爲挫、璿所暖目者王惟忠、越人也、公與之來、曰一刀鋸餘不足惜、爾吾同里、內將慘、此何地也、飛揚跋扈、朱全

忠劉裕之鄉也不亦重墉高準絕人膽力者其間也
惟忠憐謝語瑲瑲夜走上下交相頓矣會母夫人飛
豫乃不代扶歸老人哀過等醵七百金爲奠公曰吾
母念爾等蕭落喃喃持佛號生飲黃河一盂水豈其
忝而昧之倜儻篆郡丞至佛公之不媚也淪此金而
以考功法因倅中都穎川益名吏籍然率偷驢牛
粟尺布寸公論固曰何直一炊但有生際吾爲鑽
溢涙灑境上約毋犯吾承保寧蒼溪梟吏豪有力

顧乳氏乳其女、衆而閉之絕、乃掠氏剪其乳、斃、又生埋其五歲兒、乳夫走深谷、伺公輿過、喊冤、吏以千緡賄公曰、法何借、一緡乎、亟坐之、凡三月而若人祠公如父母、公爲官不取錢贖、無以獲上、更論謫則又倅瀛海司馬、攻去其害馬者而已、稱任丘篆、邑盡秉人、例當及門請事、公曰吾不能爲遜儀、咸施矣、有見勝薦、再安轅下駒、是不復有羞恥事也、遂拂衣歸、歸則蕭然閫史、分耳歟見[illegible]一歲、已而長公宗孺

僞北關同耳猷丙辰成進士長公謫選守陳州公擬以三字訣曰清愼勤晉稽郎而勞貞耳猷以祠部郎陟楚學使楚人畧以五字曰恭寬信敏惠賢乎節鉞矣日夜思公乞終養得請公不喜其歸亦不强之出舜入郡城即亟還曰吾性便谿山不喜囂譁常引勝友賓談壺奕終日不倦自不飮而喜人飮居一樓下上如飛而手書蠅頭字春秋十二公大意以訓務纂公居常言孝弟爲人之本一失即勲名蓋世無用

也以故俸所入半辭與弟而子其子無二視間有疾痛人即爲發篋不吝參珍以救之公貌方毅嚴重而中實坦和易與匆之目擔負傭人俱爲之泣下其至誠動物所謂桃李不言而自能成蹊者乎年八十有三以崇禎壬申九月十有一日未時卒於正寢云云

明故誥封周母陳太宜人行狀

弱仲玉先生日寧宇余是一餓臥子有餉

光祿少卿寧宇周先生之配誥封陳宜人以壽終於家其子愷正國偎將先生之命至思任之庭擗踊三

百泣而請曰家大夫謂辱子知也、先後兩屬籍、又以
年誼辱講於子婦翁楊君部通家莫子若、今不幸吾
宜人不偕吾老、然其苦行甚潛、不忍不一章之、徼以
狀屬子、任郎蕭陋其何敢辭也、爰筆之項、輒爲之歛
咨而歎、將以毋狀宜人耶、以夔狀宜人耶、夫世俗稱
能內助者、相夫子讀書起家、好宦薄、得錢耳、得國取
雀冠、飾珠玉錦繡、貂褕游冶、奇耀之服、月異於鄉黨
否則課臧獲、權子母租、儲雞豬、子孫事耳、間有賢者、

口喃喃持空王偈、諸誨邪薄、如是巳焉。以予所聞太宜人、豈非操一貞以正風化之原哉。宜人出梅里陳氏、生數歲不能言、問以語、第微哂而已、或目之曰呆女。未幾而其祖陳三公見其靜好、授以列女傳、諸姑姊不省、皆厭去、獨宜人竊究其解、母韓竊窺之、凡事有可儀者、具以首圖之、則笑曰、我女不呆。其父心泉公在旁曰、是且當大貴、毋輕字人。寧宇先生家赤貧、心泉公獨以爲材且端、遂字之、會先生連第、令元氏、

綮謝恒山、文武鉅鎮、歸轂之所擊衝也、先生無先難
走盟標、至丙夜不得、丙宜人身在與下、何饑腹、一取
面給先生、作令、疆項怍、焰瑞當事者、以諷指交劾至
宜逐、一肩行李、宜人隱蔽馬牛溲渤間不稱苦、先生
從楚之棗陽、蕭山中、斗許城耳、豪右以糧飛罪戶、先
生又田均之、尺寸手訂、出必彌月、宜人在扃判中閨
人諸竟不知民間有何菜味、摘花先生者錮之欲
歸至堂、皇不幾日而王官之報至、豪右相與謂賀

酌酒奴灰無能爍我矣先生日夜抒册宜人在舍中
手搡篆册若不欲以一飯故失仇者時江陵柄政先
生門士而無能用其身獨期會簿中豪竟不得脫讁
者以爲先生至此氣不少挫是有大定力者不知宜
人贊之若相車而將輔之也解綬之日宜人先行五
十里有遺婢送二縑者縑中題金半百辭曰廉倘宜
人不可急出之云官知掠矣已茹而好意其有丈夫
槩如此先生還里由[illegible][illegible]元矜突更不熱生父與所後。

不能也、兄嫂弟妻之間不能也、繼母方修親生似續之際不能也、其求食罷王官耳、家訟罷雜是非糾纏啼閧譁啾、先生日費幾許笑口、傷哉貧也、豈能解不知何從之怒哉、乃不解者宜人代解之盡由其奩橐以調朝夕、而先生乃得日酤數勺、挾册高吟、從蓺魚游也。久之奸黨敗、正氣伸、先生起令、起郡丞、起泉憲旅進旅退、再徵入卿光祿、而是時有洛蜀之爍口舌及先生當僑秩、先生援案草歸疏、宜人曰、予遲矣、記

前番理在崇陽道中耶郎趣歸兩老友鬚髮相班終日鍵戶一廳事庵上塵積一僮耕一婢服力客開至呼茶宜人旋汲烹蒸良久乃得內子曾造候見一媼鬅鬆視績方浣衣訊之太宜人也叩首汗下宜人自仰屋以來不知街里向背門外何東西也年家商挺尉隣之毋誡其家曰從不識用家有內人語我察之數十年也姚江史翰編覩燈越市兩過其門未昏而閉竟闕十步燈事徘徊吞息者踰時宜人生平衣辯

綈各一不名見則不被逐俘罰以老餘皆大緝布也
嗟乎宜人良都肅儉發幾上壽克相夫子抗節雄史
豈不偉哉有母如此而子有佚志則子愧矣有姑如
此而婦有華志則婦愧矣是宜狀之以俟游丙椽筆
桑衰而壽其石據封年子女翁嫁姑氏有其行實在

陳眉公曰先生璚品四郊餘餘爵位日閒治譜將如獄平情縣交之川什味尚堂匪使有此誌難儘前江

墓誌銘

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加服俸一級翠平

徐公暨配厲安人合葬墓誌銘

姑布子卿、相人以目。吾嘗欲以之蓋吾師徐翠平先生。髮任童子試時、爲于籍有相人阨、是時先生翼我兩目如炬下霆。嗣後任得脫穎、每每侍先生、輒見其爲瞻星也、余令由署、先生顧我猶嬰縧杖履閒歷迷目射胷。幾何時而遽稱鹿華泉下人哉。意先生之目

淚珠語之意以報其師者

徐耳猷曰誌老之報師今人所不肯也誰老之誌師今人所不肯也人可怨望云哉

必且化爲碧月埋之千百年後仍當覩娟人宴第不堪照見肉眼淚珠耳先生易簀時去太安人前後僅六月命孫嵩仍等以墓門合窆之石屬任夫任也何敢銘先生雖然任又何敢不銘先生按狀先生諱彥東字養元號平其別號也先世奉化人勝國初有祖善卜洛徙虞下管鄉十數傳而至丹峯公以名進士卿光祿是爲先生大父丹峯公生平山公觀卿中翰郎主客抗言分宜廷杖削籍年四十棄先生辭嗃

笑郎異凡兒十四能著作五經三試北庠皆首儁中
忌遂逐還以隆慶丁卯領鄉薦數上公車俱乙榜名
同物先生曰是造物者格我我何必一南宫也因謁
選得太和令務一切休息立限催科朋佽馬民大稱
便已而調句曲棋枰道也先生不蔬厨傳媚客戶然
客至如歸縣値水災輒跨一高脊馬爲之脫分餉引
田父不驚而水大治歲有腴田四十畝可私槖先生
發山之用蘇漕役作常平法備稜民又大稱便薦舉

娓娓上矣、乃遷宛平令、眾思之外、即　天子上林也、決斷內鼓吹、朝夕、宸聽、先生常戲謂人曰、彼亦一縣官也。各宰其宰而已。然柱下冠使者日相望於道、先生曰有疆項、何難洛陽哉、主尚許爭、審縛人、先生擒縛者、置之理、許讓之、謂當　廷奏、先生曰、必　廷奏。不廷奏。駙馬何所容、鬚眉即解印付政府、政府改容遜慰、檄駙馬易服謝、令一時　轂下輒然、　駕閱陵、宮車取辦京邑中、貴璫塗、橫呼宛令何在、宛令曰

老師令嚴不復當訝候中貴數千輩在締任曰如此將者何以處之笑曰將手將心吏治乎爾來則軟軟

在爾輩何聲之怪也　上駐蹕功德寺忽傳用女輿故事去陵五里俱乘輦不復輿侍者挾素掌輿丞甚急先生曰我正官何必丞執其人面　駕乃逸去上嘗語左右難爲兩縣主辦兩縣者大興與宛平也勞以白鏹　命旌之　潞王之國調發日千夫如應一郵使各差使者意見水火即一絫令有此情彼法者三宮籽粒料價金寶估値中外貴人俱以爲窟先生一以靴衡之越人充斥京師或援爲姦利而終不

至剛强子識者方其應世才也

能得之宛平居嘗謂吾頂雖癯然腕弱膝鬆髮種種俱在宛宛不可爲也已而遷留都繕部郎司農以倉請司空以陵請一時費省事集俱出先生指畫先生在官不飾去官不縫竟以宛事鐫秩丞閩福寧州地方瘠先生曰吾既取道觀蕩鴈之奇不能復耐飢鳶播播矣遂拂袖歸築亭鹿華溪上榜之曰濯纓志清也子孫或不給饘粥而先生曰吾不官爾輩竟餓死乎先生見事必徹終始能飲酒不及亂能奕然善

爭能詩在胸臆之間能諧浪喜人說鬼說夢笑言啞
啞風流灑然嘗共家比部喬家比部云吾輩老矣朋
輒戲曰誰爲爾吾也又云少年場當小心共之不則
如海鷗舞而不下其機警權暢類如此而厲太安人
者姚江人也先生若貧時太安人佐脩髓雖羹下不
厭女紅先生三仕爲令尹太安人荊布如故性喜施
即稱取之終念其貧不較也子及孫勝或浮品輒嘿
嘿不勝箸必有所與而後快然一嘗先生之仕學大

抵太安人克襄之。老夫婦白首相敬，四十年如一日。徐族雖鼎盛，侈翁美譚也。先生臨歿，裁詩數首，一以別諸老，一以屬諸孫。所著文集行於世。

銘曰：其骨死，其睛在。晉人冀東眉風格，派與老妻笑歸鹿泉，而覩茲振振者、麟麟者、鳳將高其門，大其世於未艾。噫嘻。

袁州知府鳴和朱公墓誌銘

不佞廢棄里居，授徒有戶外之屨二三云。父命負笈一

椽從王先生朝夕益予年友朱儀明之子名師賓云師賓之讀書也嘗病心疾首悟悅終日一有未合輒無以自容儀明先生以大物期之即稱觴自老不聽歸辛酉秋予過虎林遂試先生飯我於堂而酒我於湖濱之上是時同年周中丞胡叅伯來觀祭相顧笑歎以爲晨星良晤也曾幾何時而先生遂乘化去耶師賓斬焉躃踊不及丐狀而以生平之畧上曰先君子平日語孤即有事其以王先生銘我任又教我在

收膽弱舌蹇，其又何能銘先生？然自分與先生三試同籍，先生守袁州而未竟其實，任李袁州而但拜其名，不第同志相得，而益同病相憐，二三老兄弟生死之際，其敢以不文辭。按界先生諱瑞鳳，字儀明，鳴和其別號也。先世姑蘇人，有榮一公者，幕越州，喜山水清佳，擇白洋而居焉。數傳而為思勤公，以文孝稱，遂生肖齋處士脩　兩朝實錄，脩郡志，所著劍鋒集、驢背集、農餘雜言。生可齋公，條於庠，於是生名御史為

白浦公節、白浦生懷浦公以浩邑增廣生、是爲先生之父、先生幼奇穎、十一歲能文、喜博古、尤酣洽老莊、其文如古梅槎枒、放絕壁寒潭、身爲桂史孫、貧至赤骨、懷浦公入城、先生背笥籠、懷浦公下帷、先生代耕五六月解襏襫、聳進汗如血雨、畢即入山樵採、夜理魚罾蝦筥、晨炊問業、罷復往、即事如故、或得一大魚、父子沽酒柳陰下、講文字、闌以拇陣、號呼相勞相勸曰、貴有長貧賤之理、傍人窺而駭之、莫測也、學使者督

卷、先生論未竟、燒燭不能待、披行日之日、文郎往、不必有論、先生起對曰、願了此論、不願得高等、學使者拱謝之、既而辭懷浦公、乞僧室、絕跡一載、作文千首、得連雋、甲午乙未、出令長汀、愛民如子、請翁毋就養、而幼弟瑞龍俱焉、諸鄉紳或宴饗先生、雅不欲獨赴、必翁席其上、已與幼弟席其傍、諸鄉紳列侍之、年高者必欲其敵翁禮、間或與幼弟俱席、而以所席爲毋遺諸鄉紳、自後席必祭二尊、先生自爲懷浦公壽、則

以堂皇上乃翁邀諸僚佐鄉紳父老列侍亦以高年者延對賜吏胥父母大酺有差肴錯山海之具無弗供也笙竽鐘鼓之懸無弗設也優伶角抵之戲無弗陳也酒酣自起爲舞祝翁母萬年日見與昔日耕田跳多當是時燕喜鵲騰子民奔走上下懽悅一邑盎然劉季出翁於鼎俎之餘而母不逮又羣臣慴伏不盡錫類之情南面至雖樂不以此易也先生少雄於酒而有學董之癖吏才踔絕上官與語或有所聊咫

郎一生欠伸太庭拳跽俱不滿人腹竟以此鑄詞諭
楚關、得暢黃鶴赤壁之游、稍移壁山令而太母殁、先
生血枯於背、苦處者三年、起補中州之贇豐邑、故第
瘠、喜私鬭、先生解喻百端、第以笑破其怒旱魃至輒
竭禱於香山寺、往來廿里、三月而滂沱既霑既足也
補蝗文下、先生曰是垂天黑眚內凶者惡能勝之無
已、則齋沐爲文以禱之、一夜蝗去、衛人薪槱之役、豐
不爲、先生不袂而翅勉之、冬冰墮指、先生籌其纖悉、

以巨釜熬糜及爪麪若其中民不病濕至今歌焉豈人文久厄先生乘高相視務工庀材振其秀吉而治其穢麻稱星斗燦聯傳者三人當事者以最上得封懷浦公贈大母如其官尋陞南比部主事懷浦公以光十有二壽終於家先生徒跣歸泣如孺子葬公如禮而青烏氏欲惑之先生曰吾不敢爲子孫富貴數動我親骨人服其識旣而補北刑部董視囹圄寧縱毋束盈廷詳讞得先生一言而決尋出守袁州滸事

兩月而公有幽之疾遂引懸車義以歸考功竟以先生中法亦情勢所必至也先生歸而展墓忻然疾愈詔師賓曰我初力農得一第叅而大父母屢起屢躓猶得以金紫還故鄉使我即領槐棘長一旦隨薪斧或昇於騾渡蹇淌之內不更乏韻致哉吾所素俸尚是致百畝以其半供釀吾性良里豪炎冷喜西湖風物娟好買扁舟一隻看三竺烟雨訪孤山鶴釣六橋魚老手尚堪師也嚴客來第曰朱某有心病不識誰

何人廢矣無溷乃公爲作畚至趣爲我具雞黍終日丁丁一枰上勝亦可敗亦可飢黑白溷淆爾我倒置亦無不可至汝欲爲文有三多訣曰看多做多商量多此外都忘却而翁不能復屑屑而也師賓乘間以請曰樓神導氣亦養生家所不廢大人圖之否乎先生曰而大父故未嘗有黃白之術吐納之奇也幾及武齡造化以我爲郵傳而我乃以造化爲桎梏此求生而得死者也未幾先生痰疾發無一語及後事遄

走自立而終、先生性豁爽不羈。一啓口而五臟了然。
喜諧謔人人亦諧謔之。而稱為朱駿盆笑受不忤、常
曰、人生孝弟事完。此外儘可適志。倒怪我罪我無害
也。其令張汀也、有同年郡李、侍見婺僑先生遇之途、
下車揖郡李。肅入酒家。而麾一騎縛侍兒去。入訃之
時、人巳下巳之石而先生猶不知。方高卧鼾鼾也。低
嘗過之、探篋中僅兒觥一具。先生曰、是汀士所問業
者、饋我二觥。一以奉親。一以自奉。贓報至而先生猶

手之不爲色曰官可動秪不可動也其待誦入都門觴一破廟自煮兀鐺如孤僧兀坐馬通艸中絕無嗜好任扣之則聲落一釦曰此吾母之戒也曰毋復酒毋復好外旅至沾襟先生精於祿命常言打折我腰當横金先若等言竟驗錢仲美爲諸生錚錚自命戲先生卜魁元先生曰貧與絕望卽遺收亦難仲美欲批其頰先生曰毋詳之則又曰貧與絕望遺收更難既鄉然八月七日未時當見賞明年成進士然名高

矜不崇脩、竟不爽毫、髮伸美鬚以爲齊談、徐侍御兄翁狎鬚飲先生、壚之、即解衣盤礴、或颯去先生曰桃花古洞遂不許世人一步耶。懽然共之、共入補時過淮陰城下、月妍好。先生呼同行少年環坐擊首。鼓吹歌咏。拍掌轟笑。蹲有要扳。郡邑負勢。禁譁傲警。先生視之如一醯雞耳。要扳反引亟避去。其在寶豐有救、絕饑乞獄者、先生曰、咄滅而類、即破而家、饑復何往、其以償兌者、天湛湛也。竟諭縱、張差之事、有藉之以

爲功者有辨之以爲德者功欲侯德欲利辨言初起

先生厲聲曰朝廷處分已當可以無言矣其伉直疎

放類如此此則師寳之所不及知而恐任之所習見

或傳聞者也

外史氏曰以予所觀功名之會有忍其親以爲公者

有賣其親以爲淸者有割其親以爲忠者天之上不

可知地之下何以知哉朱儀明於三者無愧而篤孝

有加據其有懷一念眞不以天下易吾親者鬚眉男

子也若夫世法脫然紅友麗豎寄情不淺亦其方者之疾不幸而不生晉時也生於晉則酒可盜婢可淫商可標掠猶以爲曠達經濟儀明其有是乎哉是宜

銘

銘曰與年時之骨而爲天氏之胎老當益壯嬰未及孩至今蒿嶺月單雲塑其下有聲尚似哀哀三二十年瘍游傀儡亦金亦紫亦非亦諧而笑之者以爲騃而笑其騃者寧褉傀儡乎

花游戲
電飛樓
天一笑
韓錫識

出奇與疵國史恭序追衛喑小新聲才妙簡實之傳內令可表蒼議

桐木鎮廵簡陳公墓誌銘

伐竅隨彫屬屓賸華衒求弋法授人滿道皆賢聖之骨也吾以爲此骨生前富貴所言事非其父祖也一丘之貉耳不然老巖石戶子孫能章之至卑官賤吏羞不以中抱蓍乎武昌令陳治安能言其父與祖也婦治安言其父桐城尉事予古之而今又狀其祖廣西桐木鎮廵簡嗟呼廵簡聊矣有復野先生乃可以廵簡聊也按狀陳氏居會稽之樊江者自提舉公僧

始、皆生與、與不仕、元盧基詩井、所謂中流老子者也、六傳而生伯高、是爲恒齋君、即巡檢公之父也、恒齋君與長子雲野君、力田守繩墨、而公賦性淵大、獨任俠喜豪上、又不樂制舉業、一日負劍笈辭父兄、往看黃金臺、屈首典司馬掾、雲野君以書謝之、翁不因是力去爲吏若矣、公答之曰、貴有主之者、富則吾不欲主之也、起家一命、聊作檢櫝椽耳、已辦賁事、井井展錯有文采、尚書郎器重、以子授之、公終恥其青義不

輩、給由歸、日以讀書爲事、受易慶山沈氏得其傳、閩戈成高弟有李先生者、博洽能講解、爲富人子所閟公給之歸、跪請師事、執爨掃庭、招涼驅蚋、親內蚓肖溺器市爲滌穢、嫣他子弟束脩錙碎銖成範、方敢上以故一切經史子書、俱窺其大略、每有所得時、輒露頂狂叫、所意氣烹割酣飲、竟兩夜不休、而所分將盡日匱、至俯沒不留十錘、公不之問、是時坐客有報者徐若商量豕幾分、麥幾分、公方酣、酬之日、書又幾分、

客傍睨曰産盡矣餓死在目下又非秀才又非官尚
工書幾分公曰若輩餓死更何益豈官秀才即知書
耶甄野君與人爭且格公助之鬪爲有所力者所批
又恥之莫尾其跡其駭有憤激事月餘則攜械具種
種歸蓋從拳勇師講擊刺來也仇家匿不敢出而公
謂之我豈作郭解聊自習所不習耳鄉黨中有秕人
道出其門公愛一揖必迂道避之時人爲之語曰惜
一顧多行路其天性剛嫉如此公爲人又方潔自矜

不慕今蹈古衣有少異即斥去常作一嵗擬四正人望之惘然而公戴之怡然幼頗異同族人至他村觀角抵夜歸失群衆擾甚公令毋聲各判一手爲榜頃刻還家衆詰所以云攜燈中徒取訴屬其明決皆此類也公家既落益以酒自雄謝選得廣西桐木鎮巡簡公止攜一奴子就道撚髯自慰且得摩娑桂林千箭下諸賊公曹陰筭可矣至桐木則諸蠻猺多公兜仁長者相戒毋入陳公境而津關中支應疲苦公多

方陳乞得稍裁大吏難以此白公會有幕府之與太守隙焉屬采難寢閣莫肯行公委文不當及乃毅然請行竟爲癘所中報命而卒太守慟曰陳巡簡乃以死勤事故會稽令王公文儒歛之而所部奴子陳瑞者隻身扶柩以置遞歸初山陰錢吉夫善相地公以元旦日具冠服伺其開扉拜伏上二十金爲壽吉夫誠之爲擇地得上蔡山今葬其麓公之志也公生於

云云嗚呼士君子能砥躬修行雖抱關可以尊豈必

顯興哉、英雄本色、即可象而摹也、是宜銘、

銘曰生於樊江。殁於桐木。王文儒視舍。陳瑞扶之服。而錢吉夫卜厥域。清風兩袖經一簏。乃賦陳氏之穀。如此廻簡何俗。

似讖似緯從邊冷取峯文章幾妙 門人許必建識

贈文林郎如皋知縣吳公暨配贈孺人吳母熊氏墓碑

王先生每到排奡撥若處輒加意至愉悅之詞飾惰也 阮大鋮識

江陵贈如皋知縣吳仰高別號後池、系出太伯裔、洪武初世祖自白下徙荊門、愛其江山好、家焉、數傳而

下文皆虛矣所以李重先生批例竪說橫說此等筆法皆自太史公列傳脫來

至贈公公姱脩警與孝養兩親業儒不作家四壁立配熊夫人佐公讀兩人如鹿門友家無長物一缶篚㵳蕭寒煙溢目每炊則夫婦執筒遞為之猶相質曰秦女鳳簫不過如此贈母日得一俄奏上機君入史毋相瀆也然介清譽飛出鄉里比之為休德邪或攜恕取贈公一言而釋公極貧趨義若渴嘗除夜無聊往巷門跡遍值負薪者赤足蹶冰上怏怏無所之公曰家家爆竹爇盆松矣挾滯貨為往重人曰小人有

毋已大耋豈敢望酒肉倚門待此易粟歸一飯亦除夕也泫然涕落公驚曰有是哉索袖中約綈有白鏹四分此諸朋歷歲者今贈子矣還語熊孺人孺人曰何不急與之曰已與之矣夫婦一時意念如此此其一事耳舉丈夫子四家計日膂四分可掬也四丈夫子爾以長不能就外傅食指漸蕃將徙業贈公曰不可吾父吾為士硯田雖磽爾曹減口忍嗜日賦爾三錢撫熊孺人纔大士持名詔四子我即不能酒肉胎

汝曹每雞鳴睡熟助汝一喚今仲子言之淚涔涔也仲子成進士而贈公不及見仲子爲東陽令有聲禰如皐調邗稱海內循良第一而贈母不及見然子若孫繩繩矣

銘曰人惠有秤等天惠不秤此老極善記極知感第真有以感之一感之即不勝是以吳公除夜贈負薪而予薪孫煙火方燃始氣燁燁其欲蒸此四分者爲木爲長爲高近利市者論倍乎而厥本厥利焉算焉梓

祭文昌帝君文

帝德無疆。始於孝友。十七世身。陰功積厚。遁升于天

奎文司斗。感應靈書。化飛及走。惟我稽城。異常不紐

官齋橋首。一亭爲阜。額以通明。春帝晨酉。碧水青山

爲帝散壽。今值誕降。薦以椒酒。如儼師保。如臨父母

惟帝胥降。雲騑料擻。

要言不煩也勝乎進入斗元矣乙丙

門人翁謙識

律計四十條

納法三章

笞　每一十贖銀五
釐罪止笞五十

杖　每一十贖銀一分六
十起罪至杖一百

徒　一徒作惡徒之徒每一年贖銀三錢不贖侍坐
一年罪止徒三年至總徒不准贖終身侍坐

不許
對決

斷罪依新頒律

凡斷決問之罪皆須具依新頒本律不得以意念

凡見已大敗賊致擄掠圖賴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仍坐贓一百二十貫其激變潰局有所規避者杖八十徒二年伊失者不坐

〔纂注〕見敗而擄名爲羞惡之心實有詐賴之意必徒剝而又坐贓則計竊而坐杖矣若激變者出于有心或因或落子亂局或破局亂道是亦擄掠之漸也故徒僅稍減之然無心偶錯則不必坐

白晝搶奪

凡白晝搶奪人棋杖九十徒二年半强悔者杖七

十哀悔者笞五十聽悔一次仍紀過罰一子

（纂注）言白晝則蹬下在其中搶奪者謂人持子未下或下子未定而遽從手中奪之以起其子也情雖強而實則弱故從竊之强悔杖七十惡其强也若哀悔者尚有輸服之意笞之而聽悔一次所以示憐又必紀過罰子以責其改所以示法律可謂寬嚴並濟矣

事發在逃

凡局已分勝負因而挾憤逃去不終者杖一百總徒四年

（纂注）勝者猶聽人之揶揄在逃則不復施已之面目况云挾憤是剛而昧理者吾非斯人之徒

出入違者笞五十

(纂注)本律乃具載本條之律也若故出故入則有心舞文矣故笞之

殺人

凡殺祖除威逼人致死者擬議定奪威逼人者杖八十其謀殺故殺鬬毆殺刦殺戲殺誤殺過失殺自盡殺造畜蠱毒殺及採生折割人俱登時殺死勿論

(纂注)威逼人致死者或敵家搶換叫罵或旁人啣冤洶亂街衢則被殺者出於憤懥不得

已而情有可原故當擬議定奪而成題者仍照
入十以懲之若夫謀殺者則謀出其上而定計
以殺之也故殺者則力出其上而决意以殺之
也鬬毆殺者則兩相格殺而殺之也拘殺者因
打拘而殺之也戲殺者偶爾游兵翻之而亦夭
假戲演以殺之也誤殺者彼無可殺之理我無
殺彼之心原為此塊而忽然誤殺彼塊也過失
殺者在彼原不當殺而或倏霸自錯官着自滿
因其過失而殺之也自盡殺者非過非失明明
活棋而必欲自盡以至于殺也造畜蠱毒殺者
相數于與之食因而毒殺之也採生折割者彼
已生矣或投截其間而割殺其數子也以上數
項非人有大力則我原不能將
誰尼乎故曰含時殺尼勿論也

擄掠

與而
誰與
公取竊取皆爲盜
凡公取竊取皆以盜論公取杖七十徒一年半竊
取杖六十徒一年仍計贓科罪每一子加三等
〔纂註〕公取當人前而潛取之也竊取乘人背而
竊取之也公取甚于竊取故加重然恥莫恥于
盜故皆三
倍罰之也
威力制縛人
凡挾威力折辱人拱而制縛之者杖一百罷局不

敘恐嚇人者笞四十

〔纂注〕此與威逼不同威謂威勢力謂氣力挾者如挾貴挾尊挾長挾潑挾慣挾婚之類拆則不止侮人之棋拳則不待人奕之定制者拘也縛者綑也是必欲以强取勝而拘綑之使不得動也律惡强故杖一百雖勝不敘恐嚇人如口稱決殺之類亦亂人觀聽者倂笞之

奏對不以實

凡奏對詐欺不以實告者杖一百

〔纂注〕奏對即應答也詐欺不以實告謂敵或他有應酬問着倚着而故詭言以哄之也此有可恥事查出杖以一百亦痛快人心矣

詐爲瑞應

凡詐爲瑞應。詐稱死亡。詐喜。詐悲。詐驚。詐乞賻邀

人心者。各笞五十。

〔纂注〕瑞與送同。詐爲送應。原不欲應之。而故爲應狀。以誤其着也。詐稱死亡。原未必即殺。而故云已殺。以懈其着也。詐喜者。未勝而自賀。詐悲者。未失而預愁。詐驚者。有徒然一悟之意。詐乞者。有無故索憐之情。是數者。心甚若勞。態俱鄙猥。然詐僞與強竊有間。故僅笞以五十也。

那移出納

凡將出納之子。帑中那移者。杖六十。隱蔽者。罪同。

夾帶飛詭者杖八十徒二年

（纂注）出納之子卽在局中之子也那移則并其原卷矣隱蔽者或以袖遮或以手影俱係弊端故俱杖以六十至夾帶飛詭則干而爲有東而武西弊大而爲盜矣故當杖八十徒二年也

教唆詞訟

凡教唆者杖八十把持喝令扛幫扶同者杖九十

罷有不敘願終者聽該着立案不行

（纂注）夾如兩家之訟久之曲直自見乃旁觀人代爲之夾何爲也教唆以言語把持喝令則以强力扛幫扶同則以串謀矣故杖有不同而罷有則一願終者聽聽被害之人願終也所教之

若斷然不許依用也

詐教誘人犯法

凡詐教誘人犯法至死者杖九十若左使殺人者

杖一百

[纂注]詐教與左使情同而事異詐教則可信而
可疑稍驚覺則不陷其術中左使則為彼而為
此至死已猶不知其就裏
故一杖九十而一杖百也

庸醫殺傷人

凡庸醫見人棋子有病初無故害之情不按方術

强爲鍼刺因而致死者杖六十終身不許行術

〔纂注〕庸醫乃低棋之別名方術即奕譜之正法雖有殺人之心而並有殺人之着杖以六十而禁其終身奕棋

當自謂不冤也

術士妄言禍福

凡旁觀原無礙見而恣口得失代人驚喜者笞五十

〔纂注〕得失者其口之妄也驚喜者其色之妄也勞而取厭忠而被謗何報如之當笞五十

漏泄軍情大事

凡旁觀將機密重情及緊關事務漏洩而又代爲打點者杖一百擬相告語者杖九十隱者杖八十以手足聲氣者杖七十色目者杖六十

纂注重情則係三軍之利害緊關則係一著之存亡豈宜漏洩而又代爲打點是既爲之關提又爲之畫策則對局者難堪故杖一百擬相告語如云某處當備某處當防亦公然無憚豈可爲訓隱者如西南風緊且管自家之類言雖含糊大要點破矣故杖八十至于手足聲氣色目之類猶有畏忌故因其淺深而分杖之多寡也

同行如有謀害

凡同行知他人有謀害而輒相告戒者杖六十

〔纂注〕此條重同行二字與旁觀不同曰謀害則着中已見以其同行也故罪止于杖六十而杖止于告戒也告戒如泛云詳愼從容之類

管內忿爭

凡對局時兩相忿爭者各杖七十本日罷局不敘

〔纂注〕奕本雅戲而忿爭則惡道矣本日不敘所以冀兩家之悔悟而平其他日之情也

立子違法

凡下子須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覷望者俱以違

法論笞五十

〔纂注〕翻者翻姿其上而不落混者混界其中而不明起倒者既故復取而不决觀望者察言觀色而不定皆陋品也笞五十允宜矣

囑託公事

凡囑託人代謀代數者笞四十代者罪亦如之

〔纂注〕此係明斷

罵人

凡罵人者笞一十互相罵者各笞一十

【纂注】駡人者駡局也如云臭矢之類

擬倣雜劇

凡奕時腐吟優唱手舞足蹈覩聽狂惑者俱笞五十

【纂注】數者不惟撓亂人心抑且佚蕩已志故笞之

守支留難

凡奕棋久將不下令人悶待過一刻者笞一十若本當議擬未及半刻而故催促以亂之者笞二十

〔纂注〕皆務持所以創懲也皆催促所以齊耶弊也

冒支

凡亞着官着須一遞一着敢有乘忙冒支多着者杖八十

〔纂注〕此條明顯

得遺失物

凡數棋誤將棋道遺失者即當白還匿者笞五十

〔纂注〕如棋塊散碎或花做誤遺應當明白說還豈可隱昧此條爲數五數十而設

收留迷失子

凡數棋偶然迷失一子許收留作數不許徑起違者笞三十

纂注迷失自當留算徑起則圖作少故笞之此條爲一子而設

公事失錯

凡因公事偶錯即自覺舉許紀過罰二子改正其已經應決者不許改換

纂注公事失作並無錯失即刻檢舉方許罰二子改正然此爲敵人未應者言也若已經應決

則不聽其横矣是
亦兩平之道也

檢踏災傷

凡局中檢起死子須面同清理違者杖六十若非死子而作死子本九子而作十子者杖八十被傷人慍懰不肯看拾者杖七十

（纂注）面同清理則無有後言子數責賞
則不敢虛報徉意無非所以杜爭也

事畢不放回

凡事畢不即輸服而若留再奕者杖七十

〔纂注〕事畢卽局終之謂叛奕乃歪纏之情故當杖七十

謀反

凡曾經投師輸拜而忽然拒敵不肯饒服者以謀反論但列子杖一百總徒四年止係平交昔弱今強者彼此增減勿論

〔纂注〕律意此重師學如曾經學奕輸拜則雖青出于藍亦當然思其本如輒敢對壘驕抗不須與奕但列勢子卽當杖一百總徒四年所以懲倍惡而正終身也若不交則彼此互饒增減勿論矣

私和

凡奕棋有犯不即舉發而同罪相抵以私和者杖八十仍盡本法

〔纂注〕同罪相抵如各據一局各悔一着之類

禁止迎送

凡奕棋不許迎送違者笞一十

〔纂注〕迎送則心志不専爭棋有瀆敬笞之

上言大臣德政

凡以奕詣事貴長巧爲稱須者杖七十或隱忍退敗有所圖爲者杖一百

〔纂注〕稱須至巧止欲取人之悅有爲詐敗則將行巳之私一簽一險故分别杖之

詐騙

凡棋力高出人上而故求對着減饒詐賭人財物者杖六十計饒子之力每一子加一等財物追入官若止求省力匿不盡長者笞二十其力本低而不服饒及妄欲饒人者各杖八十

纂注原可饒而必欲斷原可多而必求少誘人輕賭是為誆騙既杖之矣而又討子加等追財物入官庶其罪乃盡也若但求省力而不盡所長雖屬詐情猶有嫌意僅笞之而已至不服饒與必欲強饒人者皆不量力之妄人也故均杖之

侵占街道

凡棋子不由棋路而欲多換一子希圖算頻者以侵占論杖八十

纂注此條明顯

目破物料

凡蔵棋碎于或因爭奪而致傷他物者杖六十責

令陪償係已者勿論

纂註此
條明顯

造作不如法

凡棋局俱要開闊鮮明如不如法希圖溷人者杖

六十限三日內改造違者杖一百

纂註此
條明顯

辨明冤枉

凡奕棋犯罪果出冤枉而旁人不爲辯明者杖八十

（纂注）此條重旁人而設或主謀畝强或跡似實非俱要旁人代爲伸雪而律之委曲亦至矣

起解金銀足色

凡奕所賭進務要足色足數如低假短少每三錢徒一年賭飲食者亦如之

（纂注）此條明顯

市司評物價

凡博進不便而以他物抵償者赴市司評估不實者杖八十强抵者同罪

纂注　博進不便謂所博之貲不便也他物如書畫扇器之類市司即旁人也不實兼低昂而言

虛出通關

凡錄物不持而徒寫欠券者杖八十受者減二等

若彼此對支者杖六十

纂注　此條明斷

貢舉非其人

凡奕須其人相當者故爲貢舉而實陷害之者杖六十

〔纂注〕貢舉即推選之意其人即奕棋之人也若大相懸絕而必欲其奕雖未曾誆騙之而亦戲弄之矣況戲弄之久即與誆騙之心乎故曰陷害之也杖六十宜矣

化外人有犯

凡奕律須行天下係我同志者各當遵守如化外人聽其有犯不用此律

〔纂注〕化外人乃負固不服而必犯此律者非中國也非中國直縱之麾之而已何足較焉

跋

蓄志成　先君子文飯而制於力勉以小
品先之而毀言至日以子而選父纂也以
愚而選智誕也以大而選小舛也似也然
易不云乎八卦而小成則大成者小成之
引伸也智者千慮不廢愚者之一得父子

跋

之間外人那得知此吾家語也吾弟使天下先知有文飯饑者易爲食而已知我罪我於我何有哉

戊戌初夏不肖男鼎起薰沐百拜謹跋